



05352

訥谿先生尺牘目錄

卷之一

上袁平橋先生

又

奉鄒東廓師

與杜子錡

答青陽江汝魯

與萬鹿園都督

與孫峴溪

又

訥谿目錄

天牘

又

獄中答張士瞻

簡楊斛山侍御

簡劉晴川震部

簡唐荆川大史

奉東廓師

簡宛谿梅大叅

簡歐陽南野大宗伯

簡羅念菴太史

與葛新寰



與譚次川年兄

與趙和菴太守論修學書

與劉道夫

上大司馬苑落韓公

答簫山尹趙湛泉

寄關中楊子勉子學

與唐一菴

與錢南離

奉王龍溪師

答王湛泉選部

訥齋目錄

尺牘

與汪鳧石

奉錢緒山

上李古冲師

與葛蓮坪邦伯

答王龍池憲副

與李惟實

奉龍溪師

與鄒穎泉進士

與程心泉進士

與潘朝言

與貢受軒

復歛尹史惺堂

答程勗菴明府

與程霽崖明府

寄唐一菴秋官

與何古林侍御

與潘朝言

與游讓溪憲副

與方養德

寄李石塘年兄

訥谿目錄

尺牘

三

答畢松坡大叅

與查毅齋節推

與沈古林

簡候掖川

簡劉安峯大司馬

答羅懷松

簡莫中江年兄

卷之二

與丘東園明府

寄鄒頴泉比部

復何古林道長

與沈萬川大尹

奉朱東原郡公

與宣城尹邊南岡

答王金泉侍御

與潘朝言

又

答鄒頴泉

答陳皆所道長

與吳疎山道長

訥谿目錄

尺牘

四

慰葉雲山

復羅念菴

又

與汪儀山

答張浮峯方伯

與查紹亭節推

寄尤西川戶部

答胡栢泉方伯

與王濟甫

與葉雲樵

與朱圖泉

與桂伯成

又

答游讓溪憲長

答許海嶽

與王南谷

與葉雲山

復桂伯成

與孫克成

與朱白野侍御

訥谿目錄

八牘

五

與周若齋

答葉和齋推府

與錢緒山

答吳石岐

與劉惟弘

又

奉林碧塘父母

與梅宛谿

答邵南陵仰巖

與萬履菴都憲

與涇尹劉覺吾

與張鳳林

與戴維慎

與程五峯

與譚仰松

與孫峴溪

寄兼洞菴省丈

與劉惟弘

寄耿楚侗督學

復楚侗耿大理

訥谿目錄

尺牘

卷之三

寄施逸菴

寄尤西川戶部

答丁瑞峯

與潘朝言

與可成姪辭鄉飲

與經懷赤僉憲

復方滙川節推

答王稚川少司成

復徐蒙泉督學

謝吳玉泉節推

答余九陽

與黃六橋掌科

與三峯劉侍御

復葛雙石公

與萬履菴少宗伯

與何古林中丞

與陸元洲司丞

與湯用脩

簡殷秋溟

訥谿目錄

尺牘

上徐存翁相公

奉徐存翁相公

與沈古林

奉李石麓相公

又

奉趙大洲宗伯

與省垣石給事

與鄒汝海兄弟

奉趙大洲相公

又

與劉璞陽戶部

與劉覺吾

又

又

與桐城劉司訓木虛

與焦洪潭進士

答蘓州蔡春臺

答青陽沈介石

與游讓溪中丞

復蘇州蔡春臺

訥谿目錄

尺牘

與汪石門外翰

與程心泉督學

寄鄒穎泉督學

答游讓溪都憲

答李石塘年兄

寄尤西川戶部

答李義河憲副

與紹興岑小谷

與唐惠菴吏部

與姜鳳阿司成

與顧桂巖吏部

謝蔡肖謙吏部

答王一山主政

答張鳳山

復趙延陵僉憲

賀李賓吾節推行取

賀部南陵仰遽行取

答王仲陽掌教

與洪覺山侍御

寄江荆石太守

與徐覺齋節推

慰唐荆川公子

與何古林

與孫西山

卷之四

奉喻吳臯漕運都憲

與俞寒泉

與吳竹山

與戴維中

勉譚德之

復方定溪道長

上楊虞坡冢宰

與鄒蘭谷中丞

寄殷少庄

寄潘蘅渚道長

奉吳望湖冢宰

奉林退齋大司空

奉林對山冢宰

奉張元洲總制

答劉三吾侍御

訥谿目錄

尺牘

奉林念堂督撫

又別讀

賀焦洪潭進士

復何完齋

奉譚次川司徒

上張太嶽相公

與屠坪石督學

與胡順菴

與姚畫溪

與唐惠菴吏部

奉林對山冢宰
奉丁后溪翰林

與張鳳林

奉萬履菴

奉吳悟齋操臺

謝吳少泉大叅

上楊虞坡冢宰

復王龍溪師

謝朱鎮山尚書

簡王敬所大叅

與湯用昌

謝谿月錄

尺牘

十一

與楊求吾

與丁海陽

與梅林胡揔制

寄劉初泉督學

與洪覺山侍御

與江右同年

與譚敢齋純孝邀登黃山

與管寅齋

與劉初泉公祖

奉胡梅林揔制

與子敬宗姪

與袁汝鳴

與方養德友

與謝一墩

與鄭雲門

與子範宗姪

簡俞復吾

奉翁見海督撫

與尹介石掌科

與周潭汪中丞

訥谿日錄

尺牘

與戚南玄掌科

與子敬宗姪

與吳逢巖道長

與全椒戚南玄掌科

疚懷請正鄭雲門

奉太僕呂巾石

奉陸東湖大金吾

與程台山年兄

答歐肖江

答朱肖坪

寄陳明水

與章二哥繼隆弟

寄陳西塘掌科

與王稚川司業

與沈一溪

與方采山副郎

奉羅近溪太府

又

寄畢松坡方伯

寄經懷赤僉憲

訥谿日錄

八牘

奉盛古泉操臺

十三

目錄終

訥谿文錄卷之一

上袁平橋先生

據生所聞於先覺而自體於身心者不獲盡以就正于侍下是誠自擔閣也然賴先覺之人喚醒醉寐不敢復自棄絕于天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夙興夜寐求無忝所生日用之間頗覺有趣不聞是教真成虛生但蔽錮已深習染太久一杯之水莫救輿薪之火不見長進是可愧耳吾師天挺人豪雖無文王猶興者其夙夜必不放過但修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學之不講仲尼之所憂也在吾師亦豈肯自以爲是自以

訥谿錄

卷之一

爲至而發憤忘食之不事兢兢業業之有息也今世學不講遂以講習討論爲學而學字頭腦竟尔不明哀哉工匠射御技藝之數學之者必以規矩彀率身體力行不以口耳爲學而學聖道者乃獨以口耳爲學亦何其不知類之若是也竊念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聖賢之至樂而王天下不與焉者也敝邑雖小猶可爲善地雖無英才而天命之性則未之或虧少性善既同則民無不可教然能盡其性斯能盡人物之性不能成物亦不得謂之成已吾師司木鐸之任繫成物是係責亦不輕伏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

意自任則子弟之賢不肖不在所計而但知愛養之無偏斯爲賢父兄也斯道所賴不少若徒清介自許門面是務爲異日大擢用之階梯則或瑣瑣者之爲非吾師自成成物之志亦非子弟所望於賢父兄之心也鄙見如此不識有道者以爲何如倘不以爲然亦望詳以賜教

又

竊謂世教不明人心陷溺風俗之弊其來遠矣喪葬不經惟今爲甚但送死大事實不可忽怡於禮也非敢曰知惟求少盡其心焉耳夫死雖人之所必不免

訥谿錄

卷之一

二

者其爲不幸而可哀則人共知之其不哀者亦弗思耳矣葬者藏也重親之體鬼而固藏之無使土親膚則人心慼矣是葬之本義也然在人子不可以天下儉其親而不得無財皆不可以爲悅故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聖人以一子之故豈不能貸一時之貨而厚之而何忽然爲之曾不思及此也其咨子游之間喪具則曰稱家之有無問有無惡乎齊則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而葬懸棺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哉觀此則聖人之論葬禮可知而待子之厚薄亦著矣今世俗乃以葬爲難事而皆不行遂至悖逆之甚

而不知其何故哉蓋以葬事爲觀美竭力爲文具以
耀華采道路娛人耳目至於衣衾棺槨則曰死者無
知不必厚也是果葬死之本義耶夫不以死爲可哀
會親賓以晏飲集僧道以笙歌而假是爲觀美忽於
藏親之體魄重於娛人之耳目親友不爲死者之永
別而送惟以宴飲而會有人心者果如是乎僧道之
集聲樂之具可醜尤甚怡於是不能正之又烏忍助
之故如是俗之所已行而於送死無與者不敢尚焉
世俗之所未行而於送死不可少者則不敢不盡亦
必稱其家寡陋之見如斯而已顧有吾師之高明仁

訥谿錄

卷之一

三

厚於此亦無教之乎又嘗以宰予短喪之事質之東
廓先生曰宰予何如先生曰宰予期年之喪實實落
落是個居喪以爲如此心亦盡矣故曰期已久矣乃
欲短之今日不必賢士大夫不許宰予雖初學童子
亦以予爲不仁而詬訾之然今日士夫之居喪又何
期年之望雖求盡一日之喪者不可得也名雖三年
實則不行怡當時尚未敢以爲然今身親履之乃知
一日之喪之難盡而宰予未可以厚責也敢請正于
吾師以爲何如又何以教之乎

蒙釋示諸疑頗覺領畧且曰從心體上點檢之益與
事上點檢之病此心之良深增忸愧失處皆緣不知
病在不能致知工夫豈敢曰不用正惟不息之難然
一有息便不是一日之間能終食之間不息難矣况
望其日至乎蓋由不敏之資未能以獨試也所謂日
至月至云者其必一日純是天理或一月而又有一
日純是天理時節若有一月純是天理恐亦非諸子
所能及也若一日而但有一事純是天理謂之日至
恐又過輕諸子矣不識何如怡雖不敏敢不是師

與杜子飾

訥谿錄

卷之一

四

學之不講久矣講學以脩德也遷善改過講學以脩
德之實功也修德者講學之主意遷善改過者講學
之工夫夫子之所憂者此也今日前輩倡明絕學亦
憂夫子之所憂耳向承格物之疑生豈能辨者夫格
物者致知之實也誠意之功也大學之第一條也陽
明晦翁之異只在此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
不必求諸物也故曰反身而誠明道亦曰正己以格
物可見源流一派未間斷也陽明順其流而導之耳
非倡自另濬一源也大學條目雖曰有八實則一事
家國天下地也齊治平總是脩身以齊之治之平之

耳非脩身之外復有齊治平之事也故曰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脩身之道正心而已正心之道誠意而已
誠意之道致知而已致知如何如格物是也夫格物即
脩身之道盡矣必立是許多名色亦以其自然條理
之有是名非有終身等級之相懸也試以自已驗之
可見以其本體而言謂之心以其發用而言謂之意
亦只是本體發用以其精明而言謂之知亦只是本
體精明以其本體之精明發用所在而言謂之物則
物即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總言之不為渾淪三言
之不為支離原只是一物此本無足疑者恐未加察
耳格物工夫如天運循環無始無終無起無止非因
物至而有也集義之謂也若因物至而有是義襲而
取之義外也異陽明之學者也此在高明自反當即
霧釋冰融曷由一告我乎如其不然無惜枉教

答青陽江汝魯

承手教先賜不勝哀感嬛嬛之中固非請教之日但
學絕道喪數百年餘賴有先覺啓明良知以續精一
既絕之緒不幸不及耳聆者木鐸猶幸餘響之存尚
足以聰聾瞶况執事親相授受必益克益盛以作江
南之祖師望未已也年來講學雖廣類皆夾帶不止

二三甚至假門戶以增高習講談以侈辨名爲講學
實則賊德協于克一屈指有幾近始看得孔顏沒而
聖學不盡傳處僅有端緒真能以不遷怒貳過爲好
學以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爲好學則其他
支離可一掃而盡至簡至易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能
致良知便一字不識亦可謂其格式不拘毀譽不徇
聲名不圖此不穀所以願學而無能爲力也不識肯
俯成否近日諛佞風盛交接往來效齊詩之儗而無
責善規過之實此不穀之所深惡而不願于人者也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請執事無遜子輿于前有光

訥谿錄

卷之一

六

庶斯名之稱情也惟爲道自愛實後學無疆之幸

與萬鹿園都督

僕微賤無似承大教自分拙劣得有歸止但懼家事
未有所付不期至家果爲所縈繞雖其素志未敢暴
棄氣一動志畢竟無益以是信格物之教未可斯湏
草草蓋亦執事素服之良方而今以之藥人也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細察功夫雖未能究竟然亦却驗得
無二之學惟格物無二之功也不格物則不能無二
着意格物即是二矣慈湖無意之學恐亦如是執事
格物之教未知是如此格否此不肖省驗之一得便

中附奉請正

與孫峴溪

執事心學日新吾道之慶近來講學者類滋口談無益身心勤言工夫而當局不迷對境得力乃實工夫也口談如此及行事則又不然其去俗人機巧殆有甚者講學亦良可哀也談玄論奧祇是巧言鞠躬揖讓乃進令色孔子所謂鄙夫匪伊異人乃今之衣冠楚然談吐偉然容貌溫然者也若心術光明正大行義超卓俊傑則口雖不言學是即學矣若好色則驗諸夫婦之居室好貨則驗諸交易之銖毫好名則驗諸一切之毀譽愛憎縱事事得力猶未知是太公順應體段否一日之間細驗言動細察隱微細觀獨知則惻然赧然之心必自有不容已者何如何如願言豪傑江漢濯之無與時俗比論優劣是幸

又

某從來客氣最勝未能多服人者其於有志之人則未嘗不愧服也願益新其德益廣其業俾後生矜式有地不肯亦荷不終落莫矣雙江順而不拂體認來工夫真是簡易正是致良知之工正是戒慎恐懼若必認定此爲工夫而戒慎恐懼者爲非是却又踈踐

訥谿錄

卷之一

七

也致良知着箇戒懼不得亦着箇順而不拂不得亦
着箇致良知不得真所謂本來無一物者和靖云敬
有甚形影極是其云忘敬而後無不敬蓋詞語有未
瑩者據意則云無敬而無不敬加一後字已起疑用
一忘字本是忘言之忘然雙江方論勿忘勿助連引
及此則忘字疑類勿忘之忘字故吾東廓師云是逃
助而入忘也若專論和靖言亦難如此說和靖恐不
服當時朱陸只講同異後來亦自悔今日講學者亦
還是講同異爾同異之幾毫釐千里處誠不可不講
若有都俞吁咈意思則同異又何嫌未有此意却又

訥裕

錄

卷之二

八

只是以善服人吾方以此自警亦敢以聞於執事篤
信師說者不如反求諸己敢共勉之

又

邇來靜省平生虛談自誑誑人乃自賊也流年不待
其終也已柰何巧言不如拙行聖人猶且發憤忘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好古敏求
爲之不厭今以下愚之資遂以所聞妄自揣度職爲
學識此所以白首無成也中夜惕然只覺認妄爲真
以憧憧爲光大誤也遠矣必自念慮幾微以至應酬
語默衣服飲食一切動靜細省果有慎獨功夫否也

平日所忽者不忽所難者不難世俗所好者不好所惡者不惡衆人所爲者不爲所不爲者爲之非求異俗求同於道非求異人求憚於心果能此道則自身心以及一切應酬自能驗得由家庭至親下及僕類外及鄉人以通遠邇無不有可考者所謂脩己以安人也如不才者正坐未能自愧虛妄不知吾知己者真切之力亦果驗得如何也無他玄妙此爲至玄至妙百煉工夫此其實也吾何以不負凡此多言誠似又落仍前虛妄之病第此心自知暴棄正欲遍告同志高明者惟恐高明者亦或病吾之病早共同歸于是也

訥論錄

卷之一

九

獄中荅張士瞻

囚居幽寂憂危日棘天禍方殷我生幾何上負仁明無轉動之誠遠危老母切焚割之念籲天躋地待死而已何意良朋遠勞分痛感荷不勝教我之厚反省深有負矣見先憂之志不遜范公大受之噐更祝珍惜大畜之辭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尚賢止健皆本於此是以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望賢者大畜自愛書中簡傲二字極知自抑尚志之意弟愚心所願以恭畏自居則日見其不足以簡傲自居則日見

其有餘大畜者諒不咎言庶用以報厚二公俱閱手
教深服不易得便中裁荅片言孔艱殊不盡意

簡揚斛山侍御

涿鹿分岐依依馳戀一路不能息念至十二月初四
日抵家不意老母抱危疾自十一月十六日卧床至
十二月十六日遂棄諸孤怡罪逆深重天所不宥方
幸免 國刑遽遭家難天壤間何使我至此極耶五
年憂驚其母不能五日安養念此苦情即欲一死投
地五內崩裂號籲無所不復有生圖矣向在獄中丙
午秋起夢寐不祥占亦不吉心恒憂懼既而次兒殤

訥谿 錄

卷之一

十一

逝意或可贖諸罪後復慶老母無祥兆占亦可疑已
嘗請教不謂變若是皇天殛我即殛我何奪我母之
速使不肖痛切一家顛連無依至此極耶先生素知
我罪聞是必傷憫鮮民道遠無由訃告西望痛哭傷
神無已向南歸時與晴川先生同行至徐州路行一
半晴川翁從舟謂風水順疾疆怡同行怡謂風水順
舟誠疾或不可必其常順遂固辭從陸怡十一月晦
日至蕪湖晴翁十二月初八日至蕪湖至家十三日
得與老母會若有所驅而疾也葬無地暫殯於所居
東偏小房須已酉春或得從先人塋側以地由尊長

不得自專也夙夜兢兢出入無恃魂神落落羸形日甚又安能久長耶先生德行孚於神人上下祐護福祥綏寧家慶休和理所宜也顧怡信向懇篤恨不時親惟祈天佑國家壽斯文呵護先生福體與終南太華並峙以慰天下仰瞻無任祝願之至

簡劉晴川虞部

園扉峙倚瞬息五秋冬一分江之左右即兩載不可見天作睽合良不偶然晨夕念公恩德積實中塞自嘆二公誠順受天祐不肖則更深入禍穽也在昔猶有母可想可見母子寄言相慰解今則永不可復見

訥齋錄

卷之一

十一

永無從可寄可慰解矣皇天后土罰我則罰我何遽及我母使我至此極也心神自縛精魂自桎尫羸枯瘠去人類無幾時矣每想吾丈與諸有道者往還敦好自得宿世福緣朋來多助今生德報試看樓臺風雨近較如何若不肖報緣淺薄其惡逆傲慢所召敢復他尤獨媿淺中狹量眼界面墻翳膜自詬上負天口敝邑風漓虺蛇聚藪雖艮趾荒廬恨閨竇未塞浮海竄谷之心一飯不忘安能唐突嗔嫉坐受噬嚙耶申子龍之傳每受讀而未遑自蒙天恩以來夙夜仰天自嘆終不能報惟勤耕牧庶對心期尔今歲

多兩播歛後時又不自給也志學不前自欺日多用
是自懼不免冥譴西方美人音耗莫及斗南長者寤
寐幾見往者期泛雲津恐竟違心德門休徵月盈川
至塾英閨淑日見崢嶸矣家匱幹人無可遠遣訊候
極目南雲縹緲天際惟隨時出入遠慰疚懷

簡唐荆川太史

書作適龍溪先生過舍語以吾丈不輕作墓誌此義
誠有道者所慎不欲汎汎爲諛墓文此事亦嘗與斛
山議以爲然若自真知實行可傳想亦不必果以自
限先生心行昭寰宇識與不識罔不信如著龜今

訥給錄

卷之一

十二

之講學君子言人人殊有定見者自信不惑亦或考
人之行而疑其言然神無方易無體有所不爲者固
高于無所不爲若擬之無可無不可又難以同日語
無可無不可地位不可輕擬要之發端知幾不越惟
義所在精義之至不雜于非義之義是即無可無不
可之家法究其極非敢妄想研其幾不可自分難易
遂成異論高明廣大安有兩端海內高賢疑信未一
惟吾丈造詣入室人皆深信無疑若發明昭顯不假
言說真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也不識以爲何如

奉東廓師

王謝諸友回聞所在聚講歲無虛日冲玄大集衆流
歸一視昔鵝湖各執膠固遂萬古燥濕功德萬萬不
侔矣昔之會也開未來百世之異辨今之會也合既
往千聖之同堂豈曰小補之哉所苦世變風漓人心
險不可測說時似學用即乖方獨苦二三仁人殷憂
沉痛席不暇煖中間有志之士亦復難成則又以已
見自固纏縛自誤所以聚講雲集成德則如卿爛也
總是真志難立好學難得一日萬死而猶自己爲前
通妙用也敝邑風俗已入鬼魅家崇尸魔變怪日新
如不肖者倘不即死亦終浮海藏谷不能久與之居

自取噬噬也憂苦中近省誠意毋自欺深信良知之
說非良知孰知自欺又孰知毋之一念幾微聖人不
能我測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斷斷然在致此無自欺
之良知無疑若欲誠此幾微之意却又舍此幾微而
致事物之知則緩不及事乖繆非類殊爲可怪聖言
致知分明是致良知不有陽明翁提掇一良字拈出
則千聖大用竟費鑽研陽明翁發前聖所未發功與
精一同揆實致此知而無自欺未易未易柰何柰何
俟賤足稍能就道即當匍匐伏候復古館下懇致微

簡宛谿梅大叅

疇昔同窓已成往夢計當永阻難期後會矣秋窓淒
寂良朋在懷忽報遠使來灰心亦驚何故人過厚如
是遠寄奠儀宣以德言悲感不能爲情謹焚香然蠟
告之先妣古誼復見死生均感問使者喜政聲芳穠
不避權勢庇蔭小民人心甚德病子良慰惻然之慈
毅然之斷素所傾服人生湏如是烈烈轟轟然慷慨
獨立誠竒男子若中行順應無有識見主張更是揚
休山立氣象識心亦最害事甚難體察想年來閱歷
已多研磨已精冲粹懿德無緣一覲取則血氣用事
處誠多若慮完名以飾晚節病骨久腐况本無名之
可完也承教切骨敬佩服

簡歐陽南野大宗伯

夏間候謁門下教愛周洽深慰十餘年曠違仰私第
以盛暑懼過煩起居不敢多留耳恭惟 聖明簡在
虛席以待大協人情賢于夢卜天下之望久矣世運
道運今其恭乎人情咸謂主張斯道者未有當路孔
孟柄用伊周優爲今當難爲而有善轉平生力學所
得旋斡乾坤顧今日根本急先所在早定而豫固之
翁張闔闢莫大于是艱貞無咎于食其福我公定力

也只夕拭目以仰當如聞春雷霈霖雨以篤國祐
以對於天下至禱至禱以道事君事業不見于後世
亦甚久矣至誠感動委曲扶持非我翁端未易濟怡
感我公厚德茲來更逢嘉遇謹摭野忱以獻伏惟鑒
亮

簡羅念菴太史

先生芳譽洋溢海宇孰不願拜下風以自光榮顧予
不肖私竊同心福薄緣慳遂爾遲阻倘不即斃終願
執鞭先生以倚辰攀斗之才駕風鞭霆行遊無極俯
視員方自執一得爲大者應大痛惻思救援之然群

訥錄

卷之一

十五

生不齊向違萬異大人包覆應無揀擇胸中無一繫
所好斯真無可無不可手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非
吾念菴先生是望而誰望龍溪先生夏徃過山中出
示玄潭佳卷句句字字珠燦蘭芬凡心俗眼徒驚玩
而未必知其珍價也危微之旨直同面領虞廷授記
者非兢業不息發明不若是親切不肖私淑自慰私
多側聞講席大會冲玄德星奎聚此學必大明歸一
人無異見學無專門自執一得爲大者必降心受指
麾於此矣何幸何幸

去夏秋以來衰病百出羸瘁已近鬼物人間世寧幾時耶賴兄之靈宿得聞學垢業深重竟無得力知識和解認爲實見轉增迷妄去道逾遠世情種種孰不入心平生所講欺天罔人大矣求仁得仁者云何以求云何以得說到精微咸謂求得二見俱妄究其實際亦俗之巧者耳視有求有得者天地懸隔高明畢竟謂何世味之殘膏賸馥沾嘗亦大畧矣迷不知返死期將至良可痛哭兄何以出脫我耶病懷萬端執筆惘然不盡願言

與譚次川年兄

訥谿

錄

卷之一

十六

途中遇王主政差人送門下書感教言諄切情意懇至道義骨肉中心藏之用行舍藏自有時即大道也安能從心所欲耶時方需用因欲遂已之私是用之不行也如小子衰頹日甚垂疾難同而趁趨不去是舍之不藏也主上親舉籍田大禮簡命有道專主其事甚光榮哉與時偕行克循嘉績于心亦甚快無以所向所奪不才待罪海邦見其地荒蕪千里民逃移者十之七八目不忍視極欲經營之而無所措手才庸力弱鞭策不前雖夙夜不懈竟無分毫稱心處是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惟知厚者助之得速歸真骨

肉也獨心神依托惟二三知己弟兄南第北兄內弟
外不得久相聚一切磋非天厭多罪者何自來參商
如是耶

與趙和菴太守論脩學書

別有鄙懷久欲煩瀆清聽係地方公事不敢自嫌避
者願布大畧敝邑學舍敝陋衆心欲新者懷之二十
年於今矣事體重大莫敢輕任鄭令蒞任踰年未敢
議及非謂不急亦顧事體重大難以輕舉諸生復呈
撫按督學上之人既皆允行下之人莫不責望况

聖人在天之靈無地棲妥春秋之祭寄食遠舍凡有

納谿

錄

卷之一

十七

人心者皆不能自安矣官師之無解宇生徒之無號
舍又姑不言者上司但據文移莫不推手若或目擊
似難覘視鄭令於此雖知時詘舉羸之難又困曳輿
掣肘之苦情非獲已事實苦心不幸舉事之初即值
兩察院之變民情樂逸悼勞趨利避害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事不可終已者彼惡知之樂羊子伐中山謗
書二篋非文侯礮搖於群議故曰一寸可矣奚宜二
篋本朝前輩于肅愍公之城延綏兩京臺章無慮數
百非有老成定見屹立于上安能成此百餘年不拔
之功今於始事遽沮浮議于鄭令誠便獨慨夫太平

之學宮自是不可復望集功矣有司孰不欲潔已者
百姓孰不願利已者舊貫已無可仍改作難云何必
孰謂太平之夫子復有陳蔡之厄在不肖輩前此聞
改作之議竊駭輕妄今見荒廢之久不無傷痛撫院
批行案下勘定則當是之舉墜全在大政一可否如
何耳士民瞻仰關係不小慎重興作自是撫院之體
斟酌調護足徵郡堂之政生員輕率莫可追咎百姓
鄙吝未足深尤鄭令苦心似宜矜察

與劉道夫

今春逆旅幸會未得從容請教但以世俗之交叙了

納谿錄

卷之一

十八

事蹉跎過日孤負其會迄今書及猶令人汗背泚顙
然一炙手采真若在春風和氣中鼓舞一番來變化
鄙陋氣質處極多感知感甚不才離家一年餘竟
日奔馳荆棘中九月間賴天之靈忽牖其愚一聞東
廓先生教豁然若有見其不容已者幡然遂改其故
習離察院即往拜以從新教駑駘之力雖不能進但
已辦了個欲行的心真有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者
恨不得一待左右以夾持之耳執事日新之功當與
天行同健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正當夙夜不懈申明
此學使如大明中天豈獨泰興之幸實亦吾道之光

實亦執事之事也况又有蔡戚諸友相與服膺之耶
正思今日之弊非是人不知此學只爲講得一箇口
耳遂不見長進亦是知之未真切耳知之不真切亦
只是不體認耳誠能慎獨不息當作一件事做則工
夫果何有窮盡特以人情多於世俗中較高下遂見
得自是至高遂於揀事做工夫遂成自畫却與暴棄
者有何差等伏冀執事以寧學聖人而未至爲念不
作三代以下人物斯亦不在生一遭而吾輩仰止未
有艾也狂愚一得惟不鄙幸甚

上大司馬苑洛韓公

訥谿錄

卷之一

十九

疚懷有一言請正幸不罪瀆不肖愚妄常疑海岳貞
氣厚薄有時又疑是貞氣皆斯人一念誠心爲之不
誠則無物矣不知揣摩中萬一否老成哲人惟公二
三人是任志樂一書自聞韶後始見濂溪宣氣平情
之論今何幸復見也夫貞氣既薄雖律呂尺寸不謬
損益常數亦心難合蓋和氣既散音度亦難齊也不
肖志氣庸劣雖早得師友悖負自棄幾於流落被罪
以來得楊劉兩君子提掇實幸私淑我公緒意蒙
恩南歸適幸公鎮南服不幸者不肖遽失所恃衰苴
無緣瞻謁虛負良緣敞鄉風俗日偷人心側險有不

恐言寒族自高曾來寒微素無耕土惟先祖一房僅
給衣食今惟家伯父頗可次則先人僅自立先人存
日夙抱微志每讀范文正公田宅章必丁寧提命若
力不及莫如之何亦嘗備墓祭小具三年以祀族者
中止不肖每一念動神如來格敝鄉田價高湏八兩
十兩一畝今勉強出銀五十兩可歲得租米七石餘
用備祭具可立根矣非敢爲儀勉盡愚誠籲之先祖
默牖族心未知神我鑒否惴惴不自寧因妄思警聾
賸湏雷霆照容光如日月今海內詎公惟我公希求
一言警示庶乎黃鍾大呂鳳可儀獸可舞矧于人乎

訥翁錄

卷之一

二十一

蓋祈一誠言以感通也不敢求篇牘爲夸毗爲文飾
重爲欺誑爲鉅公累但得親揮數字則言爲誠言字
爲誠字誠誠相感莫不聞雷霆觀日月不肖微誠知
爲神鑒可必矣若籍鴻號崇望爲張大計不肖誠不
敢千年易邁良構難逢無任懇切之至

答蕭山尹趙湛泉

吾鄉亦名郡秦漢姑不問唐宋以來亦不著聞地方
之責也貴邑前輩董萬英先生至今稱重近來諸公
競圖華秩肥家華秩如翰詹公孤極矣芳穢而聞秩
不華人也肥家如萊傭田舍徃徃豐積又何必以詩

書爵位營之人惟不思一思之必不以爵位能有爲者讓過陋巷簞瓢之夫也吾郡近來科第不甚讓他郡更得執事二三高賢努力上達以誠明精問學以問學精政事以政事發勲業視宇宙內無難事則大丈夫自磊磊落落隨所至皆當有見庶無愧怍如不肖者早不自慎既失之東隅今老病衰頹雖欲力振不及已惟執事二三高賢是望

寄關中楊子勉子學

不肖薄劣無似乃以妄罪竊得侍尊翁老先生數年德教誨我恤我實踰骨肉吾之敬信實同蒼龜歸來

訥谿錄

卷之一

十一

遽失老母良由罪逆深重不見宥於天也罪疚中若得近我斛山翁凡百有所請問而後行事天人譴責或可少減不幸相去遐邇有疑莫質馳想益切去冬舍親在南都偶得令親李君授尊翁手教至家寄示不勝驚躍如親迎奉色笑焚香西望再拜而後啓緘敬讀一過涕淚交集宛然耳提面命慰我如何第聞去春夏有疾却慮東遊或尚瞻矚懸遠不無戚戚愚心默謂哲人隨時晦養或因疾托之以豹隱爾今春首承全椒戚掌科遣人報云尊翁去夏疾有異聞愚直知傳者妄誤蓋去臘已得尊翁七月七日手書也

又七日通倉胡大使書來云貴鄉伍王二君得信云去冬十月十四日有事愚因示以月日不覺仰天號呼大叫驚痛幾絕皇天保護哲人矜憫世俗顛愚必永壽我斛山翁扶助宇宙正氣是何人不聰春來兩傳此異事也疑信無據恐懼驚戰不覺西望竭誠有不忍言遣人南都問信又有得報代苑洛翁者不知翁又何如荒廬病體曷勝多變何時好風西來慰我懸切

與唐一菴

客歲晉謁少舒夙懷以值貴體新瘥蕪人事適冗未

訥谿錄

卷之一

三十二

遂從容請益尚有俟也過承雅愛深不自安吾丈自處甚貴簡而不以所貴者處人似不無人已分明也如何如何承示太乙元神錄本龍溪先生收去未得領教聞高弟已刻本矣安得便中賜一冊得細求也不知此即定本爲復仍有可損益者否惟精惟一爲物不二其生物自不測條理燦然既曰不測則不可限量莫非此太乙元神之發見克周從此出則千變萬化皆一也違此出則千變萬化皆失此一也其似是而非精微之析誠有難草率承認者尚再俟請正時際多事需才甚急非有大根器者不可以承載必

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者方可以勝任清心寡慾
如吾丈積年凝定有養矣舍我其誰吾丈之自任亦
審矣願益精益求精以對天人倚望僕今歲尚有江西
一行俟歸來再圖侍教

與錢南離

領教一宿自同蘭臭聚樂真味惟於此體驗爲快執
事與一卷先生切磋久所得深邃惜時以城中有各
院官府不可以留未得從容商確然要之此學不在
商確惟在實際若從商確而得即從商確做工夫非
實際也明睿者以智識求研窮者以意見會道日遠
納谿錄 卷之一 二十三
所望於同志惟從性情上達之酬酢與平日智識所
及意見所信脗合無二斯庶幾乎默而識之不言而
信又可以言說擬議耶風便願不靳教示懇懇

奉龍溪師

水西奉違遂爾踰年雖數領教言此心依依無日不
在山陰也今春受戒僧回拜領扇教日奉持自警三
月十六日勉釋先母之服念顧復永無可望悲痛轉
切時緒山先生在水西情事未舒未能一往中心歉
歉承命四月初旬會于全椒無聞緒山先生亦已先
往意此行必得良晤至則浮峰年兄歸省不果來緒

山公亦已行矣南玄先生處留旬日警發寔多途中
始聞純甫補郡遂謀一會九年復聚淹留山寺切磋
良自慰切聞意氣似難釋然未知當事者意所在爾
出入亦常事世情重者多難處此况素知學而復有
係累亦大惑已且越郡兩浙首地八邑百萬生靈仰
其蘇息匪輕任也純甫素明達於此甚不敢易愚意
深願其以惇大發明作不以識見血氣用事斯學問
有下落爾幸師表孔邇融洽中外豈惟純甫有賴八
邑皆沾雨澤也獲上治民歸於信友誠明則吾師與
純甫均任其責矣嘉會難逢望敬成之初擬夏秋有
納谿錄

入卷之一

五十四

江浙之行既往全椒途次漸苦暑濕羸憊大不勝山
陰之興甚淳淳聞尊駕近稅黃巖兼暑月造候或未
便尚容往圖水西會友頗衆然多意氣相信真切甚
難皆生輩不自振共成優游不肖器局偏淺包蓄不
深隨時諧俗有難能者自謂直諒不知已墮落血氣
作用矣自心且不快又安能快人耶此生只合終執
役門下求融鑄安有力量與斯人日相魔障也紹興
人回草率附候

簡王湛泉選部

士君子知自潔者莫不欲自靖表立天地間然而不

能如其心者才力不稱或不知學不聞道則亦不能也若小子真可謂冥行妄作孤負際遇遭明時而無能建立近高賢而無能親依遂成枯落恒自愧心若執事表表自著得時行志威利不能回真如青蓮挺立芳潔絕塵誠可遠觀而不可褻玩也神人協佑履危而安僕之自穽心與罪宜五年幽繫兩厓 宸衷再解羅綱俾鳴幽谷獸走曠野亦何幸也及家旬餘老母遽棄蓋罪重莫解天不能宥也玆玆待死僅延喘息釋服兩年乃南吊劉晴川西吊楊斛山歸而伏牖下以待盡無復人問世夫不謂倭奴肆暴迫入山谷奔竄無窟微需不堪人心皇皇夙夜處於淵冰天之阨我如不我克古今同患尚賴數年間數與老師鄒東廓翁及龍溪念菴荆川諸君子遊竊聞諸談瀕鮒聊以自濡耳想吾丈謝絕囂塵蟬蛻氛垢心神超然當與太虛同清不知將來實際何天壤矣便風附候起居無任神馳

與汪鳧石

是學也切已性命無與人力而指迷夾輔則師友不可曠也三教作用大小繁簡似有不同要之皆言性命佛氏明心見性是一路老氏言道亦明顯無謎語

惟仙家則引而不發雖發之而猶秘者非秘其法術不示人也人皆輕忽若又輕忽與人言則其術終不售矣秘之者無非欲廣其術也吾儒已立立人已達人反復言之惟恐人之不信亦以世衰學絕君子德鮮招揀之方仁者自不容狹若待憤而啓待排而發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其誰與共之然後輩之取法在前輩之作倡如何貴縣則兄與會山兄當任其責昨觀貴縣諸友謙謙懇懇坦夷惇實皆近道之資得吾兄接引不倦切琢地方不至落莫成就人材樂莫大焉精一之義稍有已是人非意在及有自信纖毫

訥翁錄

卷之一

二十六

見在皆粗雜不可言精一允執厥中中義最難識觀未發之謂中中不可以形色聲臭求廓然太虛纖毫無着湛然昭明者庶乎見中意知中則知精一於此處切琢方有入路不然則窮年論學南行而北轅也何所至哉

奉錢緒山

茲來蒙開發諄切洞示性命源委令人合下有承當處平時因循放過至此直無躲閃所在回視前功盡是文飾冥行妄認以賊爲子亦可傷也今雖感惕不同却恐又是一番識見然此中虛識虛見真是承當

不來愈精則過錯愈多精自不容已師友亦自離不得若郭翁過後即從徽嚴赴越再請歸斷也

上李古冲師

怡不侍春風十年于茲古人不肯投書政府亦自守
菴末事若師生義重邦家心切必不自嫌吾師柄衡
秉鈞海內有識之士皆慶曰今善類用之私竊彈冠
以待僕忝門生素沐厚恩未有一字問候則以罪餘
穢跡不敢以點累遺賢滯才自有明揚碩德嘉謨自
有敷頌故不敢爲虛辭常禮而田野抃舞亦自慶喜
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師之喜弟子亦猶弟子
之喜師也不謂蒼生小幸善類寡祐霖雨方施而龍
德潛藏然蒼生引領日望東山之起周公居東豈必
二年聖心簡在環賜回朝伊夕矣天方降嘉績于時
大受弘濟維格人是倚重伏惟高德以俟以答天下
仰望無任懇祝瞻仰武夷不勝神馳李諭行便謹具
短狀奉候起居伏野學稼穡穢不力右足一肢傷損
不仁竟成廢物不自慎重敢復云

與甘蓮坪邦伯

忽辱遠賜教札諄諄心性之說且示問而發之可謂
誨人不倦其好學也真不知老之將至之家法何幸

何幸僕甚無知不敢不請正後之學者以多聞見多
知識爲了了不肯安於無知而不泛求如尊慮者惟
其反求身心之學未見實際故於心性之說亦多徂
於聞見知識之舊雖賢知者亦不免也惟程子心如
穀種之說最爲明切仁爲所生之性即心之生也非
以外包粗殼爲心以成其性也謂性具於心似以一
物承載一物則無異明鏡臺矣視聽言動容貌詞氣
皆心之發也如穀種發生爲芽爲秧爲禾爲穀一本
全體呈露無復有原初種子可分別矣故曰其爲物
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三千三百皆德之隅內外不可

得而別安能二之耶萬物本乎天天一氣而已非氣
之中復有太虛者在四時行百物生皆氣之流行各
正性命者也人之形色天性也豈謂形色之中有天
性耶自其性之運行凝聚而言爲氣質自其氣質之
生理靈妙而言爲性謂曉然爲黑白之爲二物則非
所知也謂之無則亦二之矣孟子論性未嘗外氣其
自稱其長則曰善養吾浩然之氣非氣又有塊然浩
然之分也文清公謂性不止具於心未見全文先正
之未能有得不敢妄爲之說觀惟聖爲能踐形之說
則顏曾之視聽言動容貌詞氣與仁益分曉矣承長

者教示謹述所見請正無繇面質莫整愚誠倘不棄
批示其非是附于郭翁處見示不勝幸願海內相與
誠如尊丈則非徒泛泛應酬雖未及拜固已深受其
益矣何幸何幸

荅王龍池憲副

論及得力于佛書言之爲味非深造自得何能親切
如此佛何人耶蓋究心性而誕先登岸者誠有志于
佛則大慈悲大誓願欲盡來今衆生而普度之圓覺
無碍不可思議豈可以儒者常談而輕論之非真修
實證苦行超悟而實際其地則亦解吾儒書而爲得

訥齋錄

卷之一

二十九

者類也公於靜坐中得端緒應事不與之往此豈吾
輩所能窺測耶誠得力於此則於吾聖至誠無息景
味自有脗合而佛之道自是佛道異日不知手舞足
蹈於孔顏氏當更深也佛亦有言以色見以聲音求
者爲邪道學佛者亦得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非公有
呵佛罵祖之教則亦不堪狂妄如是年來吳海不波
皆賴節鉞鎮定俾山中麋鹿得安眠于長林深崑下
公德實有所自感戴不淺更願永振法力廣設慈航
淨息倭氛翊光聖治無任仰祝之至

與李惟實

僕以故舊生死交誼遠涉秦楚歲幾再周路踰萬里
汎覽川嶽互叅人事近視千載狹觀八埏人生其間
真如過隙之劉項英雄已爲間氣曹馬蒸騰徒遺穢
醜而况區區耀一時雄一方者何足筭數惟聖賢之
學貴爲帝王相佐窮爲師友隱逸道德和順于當時
聲光流著于來世貞誠完固萬年一日此則有志者
所企勉而知學者不肯已也不知所以自顯而與流
俗爭長競短長忿好勝寰宇之內所在成隊蟻附蠅
集世味雖與中庸有殊而陸沉耳目者何敢橫議而
等差之所圖贖于晚節冀蓋乎徃違不知得如願與
否歸來想吾鄉故人無如先尊君之厚今不可作矣
吾弟殊稟穎資欲光顯先人追續徃哲亦何難焉今
別二年餘不知淬礪澡濯當作何擬視吾故人還肯
相信向否

奉龍溪師

學問之道與百姓同用此天地間與吾人同者學不
希天畢竟誑誕若不實相切磋日求改過遷善而乃
日務文過惟恐不力似借高門肆爲苟且略無忌憚
爲時俗人之所不屑爲者粗率爲僞力長浮薄于此
不知哀慟而又以其時來相聚互相獎譽爲一方之

倡道爲一方之標準固知仁者必不忍也水西之會
千古一盛事凡有人心者孰不知向知勸顧其頭目
一二人造心立意必爲罔利之謀賣所知厚而不顧
則固所哀慟不能已已者也自古治亂皆以君子小
人之消長見之若其會講則洙泗河汾伊洛關閩鵝
湖白鹿等會聚皆爲道之不行有志者自相講明以
行於下豈謂其間必盡君子而後學哉亦謂湏皆有
求改過之心而後可與共學也中州之尤正求改過
之志士也安成之劉知學而高潔者隘不能免然學
則漸不同也祁門謝惟仁徽寧一方之麟鳳方倚以

訥齋錄

卷之二

三十一

爲瑞而期共明此事不幸於甲寅仲冬二十九日已
死矣天厭吾輩而使斯人之不壽豈止痛惟仁實自
傷吾也誠同志之大哀也願與天下之人同歸於善
仁者之心也必不得已與二三同志共進此學亦必
共期江漢以濯洗刷習染以緝熙于光明寧肯捨身
負塗共染涅緇而已耶垢淨之分惟在幾微而事迹
不與焉欲進無垢淨學惟在行事而講談不與焉此
在二三前輩所主持彼無志者亦何足深尤怡癸丑
冬歸父出至家未免應酬多事甲寅之春以謝惟仁
過敝邑同聚切磋磋夏月得疾各散怡至秋稍可徃徽

休寧赴大會 吾師與念菴會於匡廬此身恨不飛
從於天池五老上也

與鄒穎泉進士

清溫俊穎久矣竒兄立遠聞矣乃今連捷喜哉吾師
畜德晦養天下日仰溫公之起今其兆矣喜哉時方
望治必先得人傾否亨也非知學不可賢者拔茅而
征泰有初矣喜哉風俗之壞也以人其興也亦以人
衆方靡靡勁幹獨立一時之望也其支傾而撐頽者
不有需于勁幹乎若曰支傾屢非一木之力是自諉
者之辭也人皆曰非一木是不爲木者也脂韋圓曲
世曰通才然壞風俗者此也靜拙儉三字今之勁幹
也今之甚難也名曰賢者而於三字焉鮮不自失也
野人感 聖皇之恩高厚難名旦夕所祝惟願賢才
出而翊運以爲報故於吾兄賀也舍是無祝焉勗菴
公來承不遐遺野人野人感瓊瑤之遺聊以木瓜荅
之幸不以蟄口棄擲菲儀修柬亦以見古意云敢曰
爲禮不肖罪棄病亦相凌安時守拙罪戾不免惟賢
者不忘時教之懇懇

與程心泉進士

甲寅秋抄斗山之別未有請益嗣音然中心惓惓於

同志者必於心泉今果毅然巍擢大慰同志之望時
其望治賢者彙征泰有初矣風俗盛衰存乎其人衆
方靡靡不能違而又隨之然則欲挽靡靡者俟何人
耶是在兄自任之萬里之行此爲發軔誠有履虎尾
之難履道斯坦坦矣考祥惟視履耳聞諸賢有嘉會
甚喜但時方尚通通非學也通者未嘗不倚推而行
之爲口實是果爲推行者乎吾心之天理不爲一見
之障滯推而行所無事此天理之流行今之通若是
否乎野人感 聖皇曠蕩之恩旦夕惟祝賢才出而
翊運以爲報兄吾鄉之望也喜心之極不覺言之多
地遠勢違通一字爲難又何可以諛言媚悅以自薄
惟知厚者亮之不肖今秋與觀貴郡福田之會甚得
介齋心穀諸兄之益又得聞京中嘉會茲便聊佈喜
心言不能狀

與潘朝言

福田切磋幾及二旬深愧鄙劣無以副賢誠意區區
鄙誠亦不敢以不盡自謂無益于賢實有益于僕矣
巖鎮再承追送復得連榻南山群賢之會皆賢者爲
之學如益我無已感佩如何歸至許村具荒緘托涵
吾兄便中轉致亦感深欲告謝耳歸來擾擾而懷思

未一日少置復勞使者遠顧授教詳悉啓發良多至謂惕然知念念之皆病事事之爲非甚不自安即此是超凡入聖之機聖凡之隔只在知非與不知非耳今知非不自安則無事不成就箇是知病不自安則無病不痊無念之不良矣超凡入聖此外更何有別術也又謂隨時檢點痛加懲治而尋向上去即自強不息功夫雖居塵境迥立雲霄此心念念皆天理即顏孟爲伍而堯舜爲師也復何氣質難變之爲患大凡知求益者則雖遇不能而寡如芻蕘者亦好問好察不倦不厭僕自是領教更多慶幸如之何習靜禪房則默坐澄心神明對越開卷潛玩聖賢酬酢自見朝異而夕不同居之月日定知蟬蛻世味上達道妙幸不我遐心時惠德音顚望顚望

與貢受軒

客歲冬閏月郡城謁東原公時已定擬單騎走候潭府奉晤兼償求教夙願及訪郡館始知江右之行不知汝鳴兄曾道此意否久切懸望歸忽承袁兄寄到珍翰兼寄廓師及念菴公書喜慰何似冬春來俗煩無可開蒙事此一寄教大是第一喜也時難方亟兵氣太弱士氣如之茲章於天地者方力示大異人方

夢夢若華之憂其何以自寬吾兄目擊南事行觀北
景可自斷矣海內此時惟江西可江西又有諸君子
可聚但念菴多變事天祐善人不宜如是良可嘆也
今天地間全賴二三君子維天紀人仰觀至意深切
切惟兄特立不變剛風自定此行加之師友磋磨一
番更入精密更望發舒精蘊開示不勝真切空言虛
意無益身心祇自悞耳近深愧懼且多病出入日難
孤坐子立已爲絕物終如之何九龍會人尚有鼓動
石埭諸友亦嘗專人動問嗣後不復有言不知懇切
如何龍師純陽之意自省陰濁過甚殊難消融吾兄
已到幾分處隱隱中有織毫張主意皆陰也如何

訥溪錄

卷之一

三十五

復歛尹史惺堂

福田承干旌枉教傾蓋推心示人無隱誠古之大雅
俾鄙野人豁然茅蕪及晉候琴御益聞所未聞喜靜
厭煩之心生於內不足之教吞問響應令人惕然非
充養完粹何洞爽若是至今欽服廬阜異人固有玄
授然神解心齋精義妙契自得必淵邃冲和宜觸處
洞然無凝滯也歛人素難得心初咻終洽咸和有道
即古之遺愛者孰殺誰嗣之感與新城之築一勞永
逸功在不朽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見到力定不爲

群咻疑奪其孰能之他日受人寄重占決于此不佞
不佞僕無知嘗愛武侯寧靜澹泊之學養成于隆中
後來人品事業皆舉而措之今人不講此學無怪乎
成就之草草又如范蠡留侯鄴侯魯齊諸公成功于
難退身甚勇斯皆才大見定百世師表生平仰慕未
見其人自識韓荆敢私以之屬望我公矣茲復承反
省之教懲忿戾而期和平願平易而慎言動克此何
事不可做位育事業只在致中和爾敬服敬服承諭
春和欲野人再過福田不敢承耳固所願也敢曰明
道救時惟求事賢友仁聊以補桑榆之衰謬我公旦

訥溪
每

八卷之一

卅六

夕膺 簡命漸鴻天衢東人徒歌九罭亦何以慰及
斯時快靚請益宜不可緩城成紀德自有名筆野人
固願歌頌盛美期諷鄉壤第人微言陋何可以承諸
公之重妙卷頌示後學程式感佩

荅程勗菴明府

某罪辱人也昏悖迂踈乖時憤事何足以辱下問爲
政不下問久矣踈士夫而親左右謂左右庇我士夫
多自利也誠有賢士夫又安肯呈身自鬻哉辱明公
下問之及詞切意懇欲對則瞽矇媿不足以相明不
對則問及懼不免於隱慙伏思連日逡巡罔措然嗚

琴之治裕在用人牛刀之試重不至室明公有古賢
大夫之美僕何敢自固上負虛懷古人之學與政爲
一修於家者施於有政正心誠意鍛鍊已成臨政則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後來政與學二極其善者亦各
就其資性所近而充之其于中和位育未敢以易言
也名臣循吏代不乏人而天德作用終有差別夫任
父母之職則亦以父母之心推之可矣如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若不如此加意縱有稽查之
法宜人之術提挈振作之方謂之能吏則可而於父
母保赤子之心尚隔一間顯顯令德宜民宜人所欲
訥谿 錄 卷之一 三十七

與聚所惡勿施而不宜民者未之有也誠宜於民則
不事考核稽查莫非提挈振作之方亦何有威寬之
異疑耶父母保赤子寬爲本也威則愛而知勞所以
全其寬也是謂寬而能栗威苟非苛也而何可以無
故曰威克厥愛允濟好問則裕問之非人害亦不細
好問好察非有主宰能用中者則亦不可爲大知也
昏迂之見自盡其心以敬承明公之休命至於可聽
與否惟明公自裁擇焉

與程霽崖明府

不期而會者天合同志而孚者神交事非適然義難

輕視茲令弟勗菴公父母乎敝邑一方生靈仰其利澤士子仰其教育風俗仰其敦正一日之思百世之賴而况三年乎是豈偶然之故哉由此之故得瞻德範已足風人沃領至教深荷洗心非有前期而自爾孚契此豈非天合而神交者乎相逢無幾逖隔如夢苟可通誠敢不盡心今天下多事蒼生之厄從政者難乎推恩親民之職尤爲最難然百姓之仰則曰父母孔邇任其責者安得不有以答其仰望之心吾丈賢昆出自德門素承家學一時咸有父母斯民之責翩然天衢並協民望其際遇之奇曠世一見其所以

訥谿錄

卷之一

三八

承藉天人必有其道吾丈素欽楓山先生風律志已不允更繹學道愛人之旨政自盡善然爲民切者多不恤身律已嚴者勢必拂民性慈者或多徇邇善執者尤難通方然爲民而不恤身者學道愛人者也漢之循良或猶歎焉蓋惟虛心民得輸其情一執已是必拘於見鄙心偶有見於是願以請正視民如傷亦聖賢親民心法聊演成句上有道者想必不以爲迂談腐說三年有成將於二難切望焉相見難通言難不覺喋喋得非浚恒乎悚愧悚愧

往歲聞銷地方之變於不動聲色間功亦甚竒有道者不言功德聞望亦不識當時幾微之間勳禍之辨此中靜定安閒實際果何如連年海上不靖卑弱者不能出門戶無由侍側一領密教今秋天真之聚群賢折衷林泉第一義也德星徵象必有仰稽者此學以言語明者多矣臨事不敢欺也精一之粹太虛廓然一切感應皆太虛中之鳶飛魚躍太虛無增減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幾矣此非無欲之淨不可能也吾丈一元之妙精義入神日順帝則匪夷所思便中幸不棄金玉啓我豐蔀無任感仰四方多事天人一致理數協時憂危方來吾丈靜養深固孰觀善應必有妙中鼎肩將屬惟善藏以需之

與何古林侍御

歲寒天空百卉委落惟古幹銅柯石根霜皮黛色叅天孤立於海嶠之上爲宇宙內留不凋之真凡卉妖艷迭榮悴以耀一時元精天常不與焉野人沉伏山谷不見此古幹久矣魂夢神爽依依未怠大端雖在心目而神氣日新與元化氤氳者不得且仰暮撫挹清勁元和以自潤未免馳逸思於嶺雲海月默相盤桓聊以自遣其爲况可知矣今事已日非猶以爲慶

幸敵地近江海且淺無可避寇所民疲賦益聊生計
難所依以立命者數君子又皆相去隔遠會面不可
期通問亦不易得亦可苦已吾兄膺斗南重望士類
歸心年來所養純粹明動變化必不可擬議其切磋
琢磨亦尚有可加功處如何聖人舍已從人亦常見
有可舍處如何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識泯然
帝則乃見今日用酬應必皆帝則之順然知識能泯
然不發露否安得飛侍左右請問以慰我心怡壬子
之春往泰和訪晴川公及門則晴川作古人一月矣
悵然自喪因遂往關中吊斛山公途中避寒暑歷祭
醜之冬乃返乙卯春又出吊師友往返亦數月今則
氣衰力憊知此身已不堅矣謝去人世當能飄然第
此身沾滯污穢交還造化難交割爲懼耳乙卯丁巳
兩侍龍溪先生見所造益粹怡自愧欲心不淨與道
終隔岸也如之何南風薰兮翹首仰來音也

與潘朝言

春間辱長箋遠示受益非可以尺寸鈞石計僕以竹
崖學佛有志故欲以佛旨與之商切來諭詳明復又
何辨有過有過領益領益佛氏明心見性蓋終身從
事于心性其于聖學毫釐千里却非如俗學經營身

心之外剽竊糠粃之遺者又如楊墨學仁義而差其
流弊雖有孟氏之辨要之非若世士學不仁不義而
甘心者吾弟之見誠是既專一於此當於精一執中
之旨洞然不疑日用萬變惟此一處其於得失利害
毀譽一切皆不動心而將迎內外斬然歸一而不為
吾明德累日月精察亦有時牽入世好者否此等功
夫緣積染深厚非濯以江漢暴以秋陽不可遽得僕
水西佳月餘反而求之去學尚遠習氣難除真切難
密若時與名師良友聚處不計歲年庶有可冀今悠
悠候延時日良可痛哭龍溪老師於此學直切令人
當下無疑茲往福田而歸良晤誠不可失盍往之不
有益于已當必有益于人者如何如何

與游讓溪憲副

葛塘之別又作陸年聚難常而別易久此其出處之
勢有所不免然心同者迹不能間今則迹睽者心違
迹邇者情洽是為未安爾况兩年間與周潭兄朝夕
共事而又同心此宦途之奇遇今又奪之良可慨也
周潭兄過敝邑備聞啓處及政事之密問學之新欣
慰欣慰慶州觀陽明先生之遺政猶有聲聞影響之
可尋古今豪傑只在此一點真誠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所在著烈於此微處稍粗縱有意氣皆非真誠
學術兄與良朋久聚磋磨精密當有匪夷所思又聞
泉翁與廓翁并合良晤樂益何如黃洛村先生視武
城之澹臺如何近世仕宦多以避嫌遠絕鄉士夫蓋
賤其不自重也却恐門庭高峻自重者又不可得而
招致遇亦難矣弟兩年來陡然衰病交侵目昏足痿
遂成廢物思復進學坐病不能痛悔何及今日之事
天方降嘉績於我 國家承風雲而行雷雨是在諸
君子努力是望言不盡意

與方養德

訥齋錄

卷之一

四十二

承示貧病交奪足見省察之明知病即是藥也學問
之道無他止是涵養此心於世境上難處立定脚跟
貧者士之常自古聖賢皆從貧中做出來飯糗茹草
若將終身疏食曲肱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此是吾人家法若以貧當作一件事捱將去猶是下
着至於病猶須養心方是治病上藥只如近時豪傑
如唐荆川因病中養得心虛遂悟不傳秘數病愈身
益壯沈古林道長病中進學今吾友知貧病交奪必
是於此境上着力更須於此境上得力為佳病愈有
時貧非一時可送者知此則以古人為師以不如古

人為耻必有得力工夫不於此等淬礪只是說話只是知鮮何得謂之學問努力努力

寄李石塘年兄

癸丑春由安成西入秦地道出僊里得訪高賢之廬
飲高潔之教賫囊之惠至今追想之豈天風吹入
蓬閣抑蝴蝶趨之化成耶吳楚東南同天異地嗟我
懷人永言自悼聞吾兄有九華之興旦夕跂仰桃源
深處仍在僊鄉四方多難我終何依四觀海宇如念
菴其人藏修二十餘年澄心凝神日求性命之微今
益進精粹斯人誠不虛生矣兄藏修亦二十年來潔
靜精微當已超登道岸恨無由一扣問其餘緒竊以
自淑耳衡崖兄今官何地莫聞音耗

荅畢松坡大叅

只尺龍門未能再登初意榮過鄉閭賀者盈門侯少
間當啣一候請益去冬視不慎蹶傷右足今兩月尚
未瘳數日前無故忽落一門齒衰頹陡見蓋亦天示
別趾箝口之戒日夕省惕惟杜門默坐以俟之而已
辱使至 示及王錢諸公意氣相得則兩浙人文

知兼收藥籠而桃李栽培非止為私門光物為 國

家育才為天下造士此生勳業誠足自慰矣海上事

非朽人所欲敢知第海波不揚則山中麕鹿亦得安
伏幽巖而飽食豐草也近聞荆川至彼畧節經營已
回毗陵過歲新春仍徃武林必有處分大約為地方
心切若曰仁義安攘誠有此心勢恐有難行也季運
難旋人其如何百粵殘弊尚不減中土撫綏旬宣端
賴仁者徭徭亦有人心者來格觀此行矣預賀預賀
鄉郡之光竊以自照惟高明厚自愛

與查毅齋節推

蓮塘公枉顧領試錄手教備感不遺開榮選便道歸
省即欲走候請教得信已遲恐不及草草附短啓代

訥谿錄

卷之一

四十四

面士君子平生患不遇今遇矣正行志達道時天下
未有有志之士不隨處發光輝也如芝蘭便隨地生
香理刑體面頗好做但刑之所及干係不小臯陶一
篇宜日玩味詩曰淑問如臯陶只是此心折獄惟良
折獄得情勿喜此最切要一喜即自矜之心生而矜
人之心減矣矜人則自反之心生凡可以弼教者自
無所不至如子羔則人之足而人且感之不忘他日
猶委曲脫之於難蓋子羔雖執法而愀然不豫之色
人已信其非別人之心矣好生之德為主也徐有功
遇如彼暴主猶能片言轉禍為祥曰此出人臣小過

好生大德此何等存心切願留意上官人品有不同
其待吾輩無不優者但恭謹事之不諂可也一切刑
與罪只從寬有受用所謂嚴者只是自己律身要嚴
人悅之不以其道不悅諂諛阿順不為小徇皆嚴也
至於刑罰自當隨宜過當不可也世以刻薄嚴刑嚇
人妄招仁者不為也執事素性仁厚必不至刻削要
須執得定有益兄賢者他日當大受恃愛不惜盡言
前程萬里努力自愛區區年來多病衰倦太甚一夕
尚存終不敢懈第學不得力未能宜人日夕省惕愆
尤叢集惟愛我者不我遐棄幸無以衰老厭舍懇懇

納谿錄

卷之一

四十五

與沈古林

屢得教言皆切身藥石能自反則能容人能容人則
能與人為善不能容人只是責人過重便非以善養
人且不知時勢安能處世時閱教言庶警省惕然若
無所容平日任情自是叨天幸多人皆容之莫知難
今遇人之難開口便錯動念即垂專以聖賢望人以
不肯待其身何謬之甚也公伯寮非能愬人臧倉非
能沮人此皆命蹇天違人斯愬之沮之聖賢安意承
順可反反之無可反亦反修之外此更無事也信如
是何命之蹇皆通也何天之違皆順也此聖賢樂天

之命正不屑之所恃也對越上帝聖言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此家法也今而後敢不服膺惟兄時惠箴砭甚幸

簡侯掖川憲副

某多罪人也竄斥東方得侍大賢有道者旦夕瞻侍道範肅雖聽其提命法異有所驚惕不覺忻然自入黽勉不至大戾皆賴矩訓敢忘所自每歎當路用人誤逸於富壯之年尋任於倦勤之日用世者壯志多鬱甘澤不得速普皆以巡歷者不能以時上聞咎有所歸僕何能逭責每欲勸駕深愧不敏該府不能自已允協輿望伏惟思盛際之難遭念斯民之可憫無懷東山龍卧之安早慰下土雲霓之望小子無任懇切今歲奔馳遂爲五月久遠鐸響聾聵莫醒行卽回道候侍有期先布鄙忱仰冀不倦

答劉安峯大司馬

翁之厚德載物含弘光大漢廣江永不足方也生仰頌者四十年矣翁之在留都也煦如春陽穆如和風澤如甘雨屹如鍾阜侍教者神融覲德者心醉翁一日在位百辟其刑風清俗厚功德非細生儼薄福隘竊以自寬而孰也多矣荷翁德愛中藏之之過辱包

荒謬垂接引敢不淬礪濯磨求不負此生之際遇也
行時辱賤送勤倦賸儀繁錫拜領寔多何以當此伏
惟益頤天和以康上壽上以安富尊榮乎 國家下
以孝弟忠信乎後輩無任懇切不敢飾言送役還草
草裁謝瞻仰 鍾雲無任馳戀

答羅懷松

僕江南鄙人公西晉浦坂之傑何緣得侍賢金玉俱
蒙厚愛人生斯世如風中之絮水上之萍偶然相值
而天實主之不偶然也僕於執事敢不致私願也南
都清議重令聞易以昭彰部署清華旦夕改觀惟

誦謗錄

卷之一

四七

執事矧重之辱德愛動惓惓厚惠稠疊願予涼薄何以
承之送役還草草裁謝瞻止石城無任依戀

簡莫中江年兄

別二十五年復會于京師時得請教甚良緣也未幾
弟以罪斥兄以榮遷東方西土相望數千里何相聚
之難而相睽之遠也濱行辱德意勤惓賢郎夜願又
承途次翰教深感不遺道阻且長無繇修候徒切馳
戀春初榮推數次多改京秩顛仰顛仰偶值故人之
子便聊布遠懷恐書未發而前旌北指矣弟罪斥海
隅先聖所欲乘桴者不可得今乃得豁望洋之目亦

偉觀也第衰頹不堪驅策陳乞不允形神俱累爲難
爾

訥谿錄

卷之一

四八

訥谿先生尺牘卷之一終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二

與丘東園明府

久不聞動定心旌搖搖自執事之遜美也公道似不
昭然而涇民追慕感頌益甚於在任之日涇士追慕
感頌益甚於領教之日則公道之在涇固昭昭也僕
今夏以事至郡城見東原公道及令德東原公稱惜
不置且云報事之官尚無礙渠當時已爲之有地則
公道之在郡固昭昭也余又私喜執事晦而益明抑
而愈揚安知兩三年間之屈非所以大伸之與龍蟄
蠖屈士君子所不免也但求其心無愧而已前者作

訥谿

錄

卷之二

一

邑之政當在最首而一時禦賊之勇尤諸邑之不可
及賊不過之邑皆倖免也賊所過之地殘暴慘害莫
甚於姑孰以下望風逃竄或閉門恐攻所過之地皆
然孰有敢出一兵與之相抗者哉失律喪師畏賊如
虎而卒授首賊刃者乃以死事之忠旌之則率衆拒
敵追殺者其以過論也亦宜執事過於勇者也賊來
也不怯而必拒賊去也不勝憤而必追及當路不錄
其勇而吹毛求疵以過上聞不勝憤而遽去勇不可
當矣能小忍之未必非勇也今之巧於彌縫飾醜為
奸以敗為勝比比皆是如執事實心實行又何以免

於今之世耶然古人堅志熟仁未有不由拂鬱顛躓
中來今日之事固執事成德之資也金不田煉而赤
亦有因煉而益精方其在烈焰也亦甚難為而出冶
之價重矣願執事之重此遭遇無徒以為苦厄已也
升沉顯晦直浮雲之衣狗何足為重輕善自審之僕
兩年來頓爾衰憊一支離人爾欲再望德輝時聞動
定不可得已舍弟北上附此問候因聞有言從者在
都下未知的否

寄鄒穎泉比部

久不奉教潛見殊塗勢自宜也野人山中無事常懷

誦發錄

卷之二

二

故人達者切欲問新意叙故情爾今之達者類不作
懷窮書其跡乃若窮援達為無耻或有時動此念自
覺果哉未難誠有不忍者凡此等處皆可自考今人
殊不當學看古今治亂皆人為之時樂我戒無荒時
難我思扶之即衣冠言動之間後來事業皆可定知
蓋占其心之精神也尤為世臣家德盛澤長後賢愈
大老師家學宜更發揚本朝世家若靈寶許三山倫
宦業俱盛近見巴川劉四世甲弟後來者若出單門
寒族澹約天然所至肯做事功畧無膏粱氣誠為難
得時雖不為人知道不可掩也兄近任一考自省學

力所着如何所親易以移令人不自知甚可畏也弟受老師恩罔極與兄有骨肉誼闕久奉書不堪諛諂幸不厭直率如厭直率野態只自如此華麗中着此樸野知者必希年來衰頹日甚目昏足軟病竅百露知非久堅者敢不真切惟高明自審察之

復何古林道長

此生更無他事惟此學一事知識默制不見全體古今偉人心質鬼神而造詣偏高者何限只此一箇性情要得中和極難無有作好作惡蕩蕩平平無黨無偏非是與師友精研細究終不可得此顏子終身師

訥齋錄

卷之二

三

門而得庶幾處千載以來未易擬議觀聖人喜之極悲之深可見此人之不易得也人生罕有百歲縱皆百歲今已無幾聖人所以云五十無聞不足畏已靜言思之悚然無及世道之變人心失恒蘭芷不芳荃蕙化茅無親無賢惟利是奪人將相食我其安迓敝地盜賊暴橫天更逼以旱荒北困水灾南北師旅方殷未見悔禍終如之何此身既不能康濟時事復見迫切憂病衰憊非久生者因便次布候正病餘不盡鄙懷

承教以三反自責為良圖以古人郭張二公為警惕其徵為已實學敬服敬服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固不宜立異以犯衆怒亦不宜苟同以悅時好義之所在違衆不顧也同衆亦不顧也自靖自獻與衆無違與鬼神無間此光明峻潔之心也亦未有不違於天與鬼神而顧違於人者此誠可以自考也吾之所為不違于天與鬼神而人之違天與鬼神者嫉惡之吾甘心也人之不違天與鬼神者亦嫉惡之則可

訥谿錄

卷之二

四

愛器度弘厚澄之不清淆之不濁真大人之類當時魚朝恩之徒嫉謗攻斥至毀先隴亦已甚矣而處之有道暗合權度所以服當時而光後世不肖嘗讀其傳放聲痛哭不容已未可專以沉潛不露韜晦歛鍔之所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之學非務於韜晦歛鍔自爾沉潛不露雖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亦無能名焉是謂真沉潛不露也不肖亦淺暴者感執事自反之教願因以請益不肖嘗考一官人云金經煉而愈赤鑑受磨而益明今思之其人未可當吾輩誠金若鑑也則磨煉固不可少也如何如何執事讀

禮之暇靜之久知慧益精明其得於收攝歛聚之力多矣幸再示教

奉朱東原郡公

久不瞻侍昨獲仰溫儼恍然自失坐春風覩霽月慰快何可擬議前此傳聞地方有猥穢小人造釁因而蔓及士人遂生小嫌昨至郡城全無形影感公德度汪汪瑩淨萬頃乃知鄙細妄疑何以窺君子之宮墻要之負塗之豕滿車之鬼皆生于見遇雨之吉見俱亡矣位育事業成於中和向領順應之教順應復何事之有順應乃君子之學學之而後能廓然順應也

訥谿錄

卷之二

五

公有相天下之度又有其才有其學斯全材矣近自郡城回水西閒中靜觀妄見如此

與宣城尹邊南岡

某久仰德聲比來獲侍溫儼私心欽服古之受大任者必有大拂逆遭大拂逆而不亂此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之學也若安之而猶有一物留于胸中是謂安于境而未安於心中終有不快者在太和之謂道少有不快非和也向聞宣民口碑稱感不置近見大小事皆安之不厭非中有定見不能有定力若是也此不肯所以心服也然有時聞其言意似有所待者在

此於養德已超邁等夷不可思議若于道則尚可商量古人不可及處皆是於極難事上得力將來投大遺艱震撼擊撞而不動皆自此百煉中出僕感一見傾倒之知敢進此言幸不罪瀆而教益之至懇至懇

答王金泉侍御

疇昔承乏僊郡初仕多謬罪過莫贖既而被逮辱執事推卹施恩於不報之地厚之至也銘神鏤骨圖報無日恭聞霜風化日並布錯行使倭夷遠竄江海澄清不惟兩浙生靈得以更生江南諸郡亦賴併蒙古人埋輪之壯卒活釜魚何幸復見于今台階虛位久

訥谿錄

卷之二

六

佇旋臺更惟乘時奮志悉繪江海流離之狀以獻聖明以綏萬邦以荅天下蒼生之望野人病伏草莽亦遂復覩太平勲業之盛謹因使旋布謝以祝

與潘朝言

僕今春夏復江右之行實出廓翁所約不得已往赴僕平生有心事全未一遂今老矣尚爾僕僕東馳西附即衰不甘心也心事未堪一二舉大畧要復天生之性使情隨我發此身上含蓄得一二分精神一也氣質粗陋竊欲磨礪消融令人細柔溫然春和是所願也二也古人書史竊欲覽其大端即與鄙見未協

處亦欲以高明共商訂之不欲蹈襲前言亦不欲自立門戶庶得見無偏無黨大道即死足矣三也此身淡泊竊欲尋一山水可樵可釣可耕處即蔬食水飲可終老四也其諸瑣屑不足相聞者不具述今反之
一無相干長年碌碌漫浪衰老良可痛也若夫交游此生頗得奇英但自立無方有辜知厚吾弟心行並厚才美器貴出於貴長之家湏大發見不令虛望鄙意更願謝去諸能專意經史得其大意無相抵牾然後發之于文者詞達已矣與古人之意不相遠其機軸不必合古與今也長而不泛簡而不窘華而不靡
訥谿錄 卷之二 七

樸而不陋奇而不險新而不巧如此而不合於有司則歸之于命亦足以自舒鬱而時不能詘也高明以為何如試以商之黃山健所賢伯仲何如目前日用事務無非切已要之可省且此等事務極能泛人心思耗人精神區區平生所心嫌者敢布之惟知我者
原亮

又

人之所難難在於自知其不足自知其不足而不厭以求足尤難也誠若是則已明諸心養之不厭即素定也又安有謬於所從而移于變耶是真能不自欺

者一貫之道也連得吾弟書諄切發明非孟浪浮誕者讀之令人真有省惕非有心內求言不及此徃徃言浮于行者作偽者也狂者行不掩言志在進取非專說大言而不作者今如吾弟知言過而難盡信則奮發而勇徃也其孰能禦之至于不有其善不攻人惡即聖人亦不過是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即此之精也孰謂學者又可舍是而姑他從事也即此二言反身不已終身可也聖學簡易只有此一路行路者有難易聖人只是欲人行路肯行即無難者有難者則有舟車驟馬種種方便皆是助行者第一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之志難耳不肖誠多言者感吾弟不信人之示惕然知省百病攻心方苦于不起敢曰能見信一方人也願自此與吾弟共勉于一已百人十已千彼此鞭策以圖寡過于桑榆不知此言之又浮也念菴不可及者志精敏也資稟高明雖天縱之其志之精敏則非天所恨者不肖孤陋無助其求益于吾弟豈止如求盧扁以起痼疾哉今滿身痼疾已甘于不思療矣獨得吾賢弟不棄相與磋磨以去此生之偏蔽稍得此清明在躬凝聚不散即死甘心矣不然則負戴不肖以歿良可憫也

荅鄒穎泉

僕平生壯心自謂可勞役不倦視天下事皆當驅馳無所推避不自意其未老而遽衰憊不支如此今雖病不支如此心未敢自諉日夕省愆惕然恒若不免賴先師之教不敢怠遑然刻厲以檢身而德心不熟恭遜以待人而謗怒不消自反不誠去道日遠八年以來齋戒自警淡蔬自罰求免罪過竟不得力念此學之講人各持見自以為是雖高明大賢鮮肯虛心一不虛則知識日高天真日耗非全此天真不能純一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是良知順者致良知也

訥菴錄

卷之二

九

知識蔽良知也學本簡易為蔽於物欲不能澄徹以純天真此精一之功不可易易自足愈一愈見其一愈精愈見其難精精一之極天真自見精一何可容知識處不肖早蒙父師開發冥頑蔽重徒負陶鑄今衰老無濟徒曰省愆不能免也近以省愆名室自警倘吾兄不棄矜而恤之開示大義俾不終迷則未死之年必兢兢奉持相警之杖也觀海公之疏主聖臣直相度弘大並見之矣此正君子道長之時吾兄素涵家學養深畜大年來必更純粹同志中傳稱人無間言更望益大振揚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

誠之不可掩此學不自是不疑人斯光大矣如何如何人才甚難惟高明努力加愛

荅陳皆所道長

往歲得瞻侍德範肅雖令則示我不忮敬而徼之愧鄙鈍未能然中心依依不忘也別來山邑殘倭經過之警居民竄避一空連歲科徵日逼民已不堪兼有賊過一路皆晝夜恐恐地震天字人又甚之俯仰四顧莫知容身之畔吾丈養高不出其如蒼生何雖然古今賢豪立大功建大業多以氣質所近成之其上焉者亦在養心中來但於聖賢作用稍別學有所見

訥齋錄

卷之二

十一

心有所偏也吾丈天厚之質能於壯年熱鬧時恬淡閒處不與時競即如神仙超出下界迥然雲霞之表更加知學靜養日精日一不見已是不見人非定力堅剛一切時風世波歷試不撓他日保大定艱不動聲色亦不自以為奇事則今日不出豈曰養高實成大受之器同志之仰望而快心者不在是耶因思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非不見有可怨尤者不怨不尤正聖人下學上達之功與天合一故曰知我其天若稍有怨尤即下學處偏矣與天不相似何有上達以是就正幸入念而教之明水少初會數如

何踈山歲亦有幾會否同時在家不遠不可不時一會也一隔別通問便難不覺縷縷幸不厭

與吳踈山道長

往歲承遠顧撫城深聚明水高誼雅情直以古處每一追憶一領益也今何世也三才之變極矣吾丈養高不出其如蒼生何雖然古人建偉烈事業除三代以前多是就其質性之近者成之上焉者亦在養心中來但與聖賢作用稍別學成於有見心主於有執也天德肫肫皜皜有見即遠精一執中之學何可以有見入也古今解中字多落見解中庸分明說喜怒

訥銘錄

卷之二

十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却苦以形象方所求之吾丈素精玄學想已入妙但中黃二字畢竟解知下落世亦多言不可以形象方所求矣然書傳懸中高起状似蓬壺泥者即作有象有在即說無象無在亦多虛妄未必實見得也吾丈於此處必了悟久矣於此了悟即更無事神服其令氣服其竅精從其召矣末後一着尚欲打破虛空於此節覺已如何懷有道者不覺饒舌何時從公仙巖之下求一粒靈丹也言不盡意

令祖母太夫人遽聞不祿不勝驚惶况賢昆玉孝慈純篤其何能為情賢者之居喪四方之所觀問以為則者喪禮之廢也久矣蓋自孔門已有欲短之者而詩存素冠之篇與記載孔子於喪葬間取之者其所不取者固多也戰國則又甚矣孟子特為滕世子云已見當時之俗其天理之在人心亦於滕世子可見其全體本人情其見諸儀節該人情之至自有輕重疾徐天然之則儀禮亦本其情之淺深而為之其為定則若擗踊皆有數而哭泣皆有時者則亦本其情所必至為言非強安排之如是讀儀禮者不以文害

意可也是故禮以節文乎至情情之不足而徒禮文焉是徇君子不取也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喪致乎哀而止如宰子欲短喪以為期可已矣實為之暮也今世皆三年然徒衰麻披身而已其飲食居處與應酬營為無異乎平時也是何可以言短不短也禮有三虞卒哭祔禫者皆為莖言也不莖則無虞何卒哭之有無主又何以祔于廟又何有小大之祥中月禫之即其初喪沐浴含歛皆事死如事生之誠非為文也歛有時者不忍遽也今或以人之形體肥瘠時月炎冷為緩急者亦情之不得已也凡禮文之

所載者由孝子視之皆至情也由不關心者視之則為儀文也至於附身附擲之厚薄則稱情而已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者不失為孝璵璫為歛者未足為禮以喪為家者世俗比比皆然亦可哀之而已於此能究竟一番則反身究禮自得其大而於學也亦息過半矣惟賢昆玉共寶勉之

復羅念菴

茲得教言洞示肺肝乃不肖鄙誠未露百一今略布之海內知有羅唐二公撐天奠地二公外雖有稱重者不與二公等也二公具天人之資皆有學古人之

訥餘錄

卷之二

十三

心而才力足以充之誠天人也又皆早年遜位閒居得盡力精進粹養為所欲為以副所志當軸者誠及時言之上寘之要列其上沃下培必不少讓古人立官箴採民命當有功德施當時垂來世者不為草草充祿位隨時俗已也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二公之所同人皆能信之第二公賦質微有不同志亦各有所尚其學力所到亦因之荆川丈近激揚微覺氣重志之所在必勇於有為以自見人有不可者雖峻拒之不恤也吾丈溫厚和粹志之所在必勇於有為以自見人有不可也亦不苟合第

善自退而人不厭其拒也此人見二公微不同處而大同者不相掩也邇年荆川膺薦起為西北虜患東南倭害憂時心切盡瘁不辭北巡出塞南閱浮海霜風海濤曾不入念人皆神之而知厚者已為深憂矣蓋其志廣而識足周之才大而力期於必勝兼食少味薄事之來者方極繁而極險視古人所憂而為敵人所幸者不啻百倍神勞而耗竟賈志而歿其為知厚傷痛甚于喪所親如可贖兮人萬其身不多也氣運及季天亦不得其恒生靈無祿天欲保護之而不能也昨者一聞其訃踰月不平誠自語心曰使斯人不出則三二年間為天下後世裨益者尚多即壽命止是而事功不為時事奪以是深恚而發不平知吾丈為荆川知厚尤甚發之於門下即發之於荆川也豈能置雌黃之啄以評其短長哉曰知才者真信其自信也曰精技者真服其獨擅也曰知學精道者原無終窮非斯人不盡其量惟斯人可充其量則其精也斷不止今所止也以故云愛之至敬之至而願之至不如其願而不免於致深憾之詞也豈敢以才技目荆川哉幽冥之中諒無毫絲間也荆川不可起矣所以祝先生者願天縱其年人莫奪之俾先生得

充其量以學道不可才技分之亦極其敬愛祝願之至惟遠鑒之世道日見其妖幻搖抗矣吾江南自荆川公亡而士無氣色此所以深憾其出也此所以祝望於先生者更大且重尤願其于四方應酬一切節省而不以撓其精神養晦俟時以無虛天人屬望至意鄙心切切欲一候門墻執洒掃之役顧年來江上不靖寡弱之軀不能前奮乃心則依依日在于門墻之外也潘生好德頗誠亟欲溯江而上惟高明監之靜中虛明德慧日生所謂宇泰定而天光發正其時事也此中於二氏精奧及吾道大中皆一勘照破即如荆川精數自上古曆元一筭而周人改時改月之疑釋然矣但此時少有一見之是即於精一執中未免一間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昭合如何竊意稍有識知便非精一有中可執即非帝則如其精一則所執者中而實無有中也斯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想吾丈此中精妙不可思議何由開示蒙蔽斷此半生妄見乎倘有風便伏惟無玉德音

又

得寄來手教喜快不勝又知靜中精義入神妙功古人惜陰之學正是如此後之學者錯誤一生不復知

有聖學乃以耗精散神涉獵窮思為聖學更復何言
論及常閒寂不擾一段乃云福緣尚覺淺薄得非以
泛應奪之與若以常閒寂不擾為未發之中然不然
乎此閒寂不擾非天命之性之本體乎其發育萬物
皆此閒寂不擾者發育也其發育時不識以為閒寂
不擾可乎若發育時即為閒寂不擾則所以普萬物
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可因此而證矣若尚有說更
願便中示啓之甚幸所云深悔此路大遲令人羨慕
勝羨登仙但云外事盡省却不知初時須盡省以入
路久久習熟已成亦或不必省否若一向省去常保
此閒寂不擾本體恐涉禪家空寂想必不若是即禪
家空寂區區亦不疑禪家盡省外事也此必須經過
境界者知之真切僕實疑而請問非有辯心而設此
問也幸明示之示及請粟行賑一事可見仁人之心
萬物一體身雖一室心則勞甚不忍坐視則僕前所
問又似不俟復示而已明矣却又不知此時為閒寂
為非閒寂為擾不擾乎僕於此處得指示一決當無
他惑矣

與汪儀山

學問之道只一味着實自立自貴不與世俗爭衡世

俗一切可貴可利不能動吾心不以在人者生吾憎
愛心則在吾者亦足自貴重古人不改其樂與棄國
君之富貴而甘餓者亦只見得自己不可奪者爾
自反自求有無窮精義言說皆其粗處安能盡之令
親孟仁兄氣豪傑而心精一者朋友中極不易得向
聞與江西顏子和相得是則可異也如其人者豈同
志者可易及哉僕願相依而迹未能為憾耳吾兄得
與相聚又復吾雲山俱來聚處豈止今之良會即古
之徂徠泰山諸君子不能過也閨訓大有益於世俗
不須過疑女子未必能知向往有志丈夫必知取重
修身以刑于家庭化一家而及于人之家未敢必其
無有也幸終其業無以他見中止為佳

答張浮峯方伯

兄丈道行勲著中外倚重人生百歲易邁德業難成
唐虞三代諸公相業一生辛苦只為這幾個百姓只
為了自己一點心若不得時位亦難遂願孔孟之所
不能也兄丈望崇資峻親切台鉉嗟可布春吸可應
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心兄丈素所師法也
不着意氣知解之迹日見之行事是為真切琢磨透
徹豈若不肯草廋談途說之無用耶近有友人惠楓

山先生集見前輩篤實苦心雖所見未必無着而真誠心迹不二矣浙中人物固不止此此亦一喬嶽也敢為兄丈致祝

與查紹亭節推

向承下問非敢自懼隱愆緣本無知識無足瀆聞自念昔嘗承乏理郡今懷悔懼二十餘年大抵民散之久非在今時象山有言使民無訟當於聽訟之間見之平反之恕皆得情勿喜之克廣也嚴敏二字足以發聲聞徃徃悞人及後來躋華受大多悔無及若古人錢宣靖公為宰相正以為郡理發聲却非以嚴敏稱也明公高朗宏大誠大受之器他日勲業必不減敢以為獻

寄尤西川戶部

追憶曩在甲乙之歲從晴川先生於畏地平生親故多冷冷斷絕不相通乃見公勤勤懇懇札柬寸厚商確疑難如昔伊洛諸賢依依兩程夫子不少間隔熟聞其名不識其貌也癸丑之夏予吊斛山道出伊洛問公之名而得相從於郭西別墅者五六夕聽其言窺其行事則信其真為伊洛諸賢中人矣歸自關中值公有伯氏之哀則自郭西別墅吊公于家又數夕

而別心神未之別也至家告平生知故述此行所得
山見廬衡華嵩水見洞庭涇渭瀍澗人見某某而必
以公為稱首東南諸先生得予書莫不願見其人念
菴先生得書甚訝其取人大刻而深求公之蘊發且
鬱自沉思何時得見斯人也乃今八年迥不相聞公
與予皆交絕于貴人敝邑甚僻無達人驛使行旅之
往來寄聲益難並生天壤使之同好而顧阻之以至
苦遺之以長思造物者誠無情哉想公履行堅篤今
必輝光日新見理精深今必圓融高朗及門相聚必
多游揚謝尹輩何由得悉聞其詳世路嶮巇知公必
罷東南之行此所以長思而不能自己也

荅胡栢泉方伯

不肖多罪伏入幽谷四懷海內諸君子如仰瞻天日
時竊以覆照雖未及一覲顏色猶想見其高明况已
得侍教與者其依依曷能自己形州識荆已慰素心
三晉風采時入夢想釋繫南歸過滌吊豐山公適值
高軒之出又得再見光範嗣後刑隔神親未敢自外
于大君子邇年新命特起不覺抃舞跳躍喜蒼生之
有蘇也惟公所至如時雨所過如芳蘭芬馨潤澤樂
聞改觀在造物不虛生材在聖皇不虛用賢在公不

負所學在朋友不負仰望喜幸如何第時事日非大
勞整頓未免費力觀關西有識者贈言急正士習切
矣竊以為猶為泛望也士習猶草也風方疾下草烏
得不偃而靡靡也今之所憂莫肯念亂歷邈往迹密
觀時勢必大驚駭人心始轉未免勞公撐天支地以
俟之私憂獨切仰祝實深

與王濟甫

自吾知學來屢興屢仆今三十年矣方壯時氣魄頗
狂自謂必能克此學然而多妄也及今漸知妄之不
可欲平易思從根本上理會幾微上研究而氣血大

訥給錄

卷之二

二十一

衰精神大減似不能振奮於此學不免多愧矣舉海
宇內名為有道長者有志學士得見亦多矣即未得
見者亦頗有聞如吾鄉水西之會賴龍溪及緒山二
先生興起着傳海內已久會中多士濟濟有聲皆昔
之所不可及然而心服以為知學者惟兄其人其不
能為佞豈欲以諛兄實嘆此學之難知而蘭臭之難
同也然必與龍溪師細話商究入微益密求海內卓
行苦節龐渾厚偉立不變者非不多有而精明透徹
圓融渾化者則龍溪師一人不可以泛矚也鄙心切
切欲依以終此生尚恨俗緣蔓密使此身不得伶俐

甚為福薄天真之行凡宜勇決無更遲疑想樂菴兄或難行獨行千里兄無疑焉明春之會亦與老先生訂決須早過千萬固要之歸來更望示我詳細無我棄也

與葉雲樵

別已歲餘光景迥異平生狂壯颯然衰頹學問之道以理情性為本今春遭家難驗來平日論死生得喪只是口談全非實際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即今放下不得實是為何湊泊者何物此事要在人倫日用間行得去大是難事元公謂無欲二字與此放

訥錄

卷之二

二十一

下互相發否吾兄精敏超邁於此處想已透悟實驗得如何僕返顧平生茫然可哀欲與念菴先生同處了此一生儘好自快第一家長幼實難拋下但往來一番亦徒勞無益海內惟此人是真人與之處其益無方其他有道者尚多取益存乎其人賢昆仲要皆天人肯究心精微立躋道品人能語此者絕難幸自珍重

與朱圖泉

僕僻居山谷已如隔世往歲辱兄高誼遠訪蓬蓽忽如幽室覩夜光清輝麗景至今猶恍惚在心目間其

馥論芳塵凝停未散第心懷一着即同夢寐欲再圖
一晤竟成異事人生達不轟轟窮不泯泯終不甘心
宇宙之氣吾氣也宇宙之事吾事也目前瑣瑣何足
營營若夫富貴利達定於天命正使聖賢得之則菲
食惡衣自朝至于日中晁不遑暇食世福固不享也
若貧賤則自有事幹不改其樂簞食瓢飲固其常也
惟此心所存有與天地不相似則恐懼慚惶無所容
爾吾兄高朗之才雄逸之氣掛明月于胸中騰長虹
於筆端行不遜古志在超世真奇偉卓犖士也所論
學術不屑俗儒肯俯就中和即突入聖地惟所志過
高不無有倚時師俗子不在所與則竒怪者得售妖
術少為所附遂不免入其說如彼之類亦專附于心
齋先生源流寧非厚誣且依附權勢而又欺罔自利
吾兄宜痛絕而力斥之以衛師門乃大勇也如何如
何惟高明鑒之如養晦自貞則沉默含章亦善世也
僕庸劣穢潛入于幽谷仰懷高明深切依眷數年不
達一紙何敢叙寒暄獻諛佞自薄也念菴先生閉關
後連得數札知靜中神定慧徹迥超素詣誠天人也
兄年來相與踈密如何願與聞之

僕自省事來即遇名師友亦嘗專志妄意古人之學
中間顛躓仆者屢屢賴此心之靈時震天教亦時猛
省惕愧圖維有終茲行所至得友尤莫勝于九龍之
會繼于時術團之信宿也學問士之術也不可湏臾
舍也時之可惜其說更詳壯年精力有餘一日勝老
年百日誠可惜也有父兄師友之良際遇難得誠可
惜也一念啓明天機發露非同豐蔀障厚不知痛癢
時誠可惜也離群索居易為懈弛少有奮作易為自
是至其相洽以情相觀以警團之不可以已也此三
字日用甚切特字義新異狙耳目者詫之則不免忽
略細玩繹思意味深長義理從此生生不息有志于
學者則與上帝臨汝同矣如何如何世俗習迷不知
此學之為切諸君既知之即當深省急問敏求天下
之不太平則知憂之一身之不太平則不知憂一切
人之不知修省則知惡之一身之不知修省則恬然
安之是何故也君子之學也本修己以安人也知學
矣而人有不安未可以言學也不思立異惟求自善
其身未有善其身而施不善於人者也吾正吾之性
情則喜怒哀樂之發中節和氣薰人人自愛之敬之
孰忍惡之非議之稍有一念顧人愛惡從違即為已

之心之滲漏也誠能自省將天地與合鬼神與乎而
況於人乎僕不肖與諸賢相去甚近倘不遐棄固願
月往而季聚也別後新得幸不我秘懇懇

又

當年蕭文宗學規有云縱令無志於聖賢亦當求異
於市井此言誠切吾輩自陽明先生教旨即不許如
此說若就吾輩晨起夕息言動服食無非市井氣質
乃言說却要文飾是又市井之黠猾者申訂中云心
自心也學自學也不自收心不自力學其誰之尤白
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今號稱講學而
氣質全無異於市井是則罪之大者僕方省惕恐懼
得賢友教來又添一助細讀書扁繹時術團之義意
既真切辭甚明嗚即此已是真志真功更復何言真
志真功正如心痛心痛有可假借強忍乎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有可一息放過乎反之言動服食有一念
不同即是放過能如此不放過方是真志真功更願
著實體察一收攝間精神自別幸再示新功甚願甚

願

蒼游讓溪憲長

吾兄平生凌厲雲霄而潛探淵海設施而早偉高朗

叙述而精微瑩徹充所極向不作三代以後人物示
及孔門正脉不違仁於終日間造次顛沛必如是其
所志所見寧肯放過於瞬息世之學者義理關頭未
勘破而議政議禮之失本盖久在吾兄矜憫慨嘆中
矣怡閱錄條悉高深發前賢所未發深於易乎其精
通聃旨遠過西原仁義節制七經終不脫乎縱橫豈
能迹疵議耶簿書紛冗政事旁午而精神凝照能及
於是養深見定允不可及近閱本朝名臣錄見前輩
典刑今喜吾兄畜施振刷光啓有人矣敬羨敬羨弟
勉學不力寡過未能讀天我不暇之訓似亦合終食
無違之義自茲不懈期領終教惟不棄無泛譽而外
之甚幸

答許海嶽

奉慰遲遲以家變廢事方自忸怩乃辱遠使瓊瑤之
報何可當也執事讀禮中尚周密如是敬讀先公狀
知晦德深厚宜發祥長而食報遠也更願益永孝思
不善繼述豈惟君家之慶將大邦國之光天下治亂
在人人之臧否在學誠之自愛必欲置身於三代間
亦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已孟氏不我
欺也官秩崇卑黜陟世之常事邇有黜罰事而刻本

傳遍於深山窮谷不可以觀人心乎人心之大快也
在是夫人皆可懼也前書奉告以潘樸溪公一生小
心謹畏如處子然誠不易得然猶以鄉之先哲言爾
若今之羅念菴先生年六十來矣猶閉關習學不肯
一息放過往年夜坐不寐詩云始信古人常待旦不
緣亥子有先天待旦果無事耶若斯人者海內不多
數也雖然卽兄而求之三代亦不過自其學問求之
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三代聖學此惟精矣又曰丕顯維德言
之不一而足敢以爲誦執事將來地望崇高肩荷重
大生不勝愛敬非敢爲佞也辱琮集頌及子弟輩奉
以爲法惠賜大矣

與王南谷

天下多事得需豪傑非學不成大器學之爲說各就
其資之所近見之所至而學之其成就亦不出乎資
與見也稽於衆舍己從人必曰惟帝時克則他人蓋
所難也雖然肯學則亦終可就資之所近見之所至
而有成不學則無本漫然應世是今之求富貴利達
者不問學之如何惟銓曹授以一職無可不可任其
才識而爲之其成也幸也不成則尤人而已何足與

議也今之豪傑大率如是高明以爲如何

與葉雲山

相去遠不能以時問訊有憂苦不能以時控訴有適意不能以時談叙此方近者又難得同心人兀坐遠懷悵如之何今春半年以來舉家皆無生色至今慘然皆不才輩積愆爲孽天怒鬼責致此禍變末世天道人事相爲艱難置身良策無如深藏靜養福緣淺薄不能得所鬱鬱中焦竟成長苦良可悼也學問無成不過欺世做一小門面人爾欲無忝所生難矣死生之情今驗之甚難雖其至情終非達者中和不致何以變化氣質神化不達何以窺測中和此身渾在欲界不知爲欲如在塵中不見塵也吾兄天挺豪傑加之苦工其超然獨得必能迥立物表新功奏績何時示我肯綮相望神馳無能自慰

復桂伯成

李生來授手教豁然良快惓惓論學憂時具見精進及閱辨陳人邪說尤見衛道之正見道之明敬服敬服陽明先生之學上接堯舜周孔正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此輩無忌憚敢爾妄言狂作原非同黨不足與論義亦不容其恣肆耳賢者不勝憤怒昌言

闢斥真仁者之勇讀過深用痛快非止闢陳言之妄實以發正學之旨以牖啓門弟子使人皆曉然知本心之良聖學之正非見之真切不能發明若是人皆知鑑之明而不知由於磨鑑之功吾弟刮磨之功微於此矣雖然人心之靈蔽於私欲遂不能常靈賴問學之功始復其靈若含章養晦則一點靈明醞釀堅固廣大高明可配天地若遽爾發泄則積之不厚靈光散漫不復能凝聚矣此古先哲人所深戒也故曰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由居安資

深自得者益安固而淵深也吾弟既自得矣更望居安資深以養之是謂大畜吾黨至願夫人心之良知人皆具足故一提醒無不爽豁亦是以養之爲難今日至要惟與群美指點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日相切磋共緝熙于光明自治誠切則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吾心與天地同其廣大與日月同其高明與四時同其錯行與鬼神同其變化一切妖魔自爾消滅不憂其能崇矣若小子者正不能養遂至墮落辱賢弟下問敢以其悔者欲共勗之但得吾身常能保合太和則靈光顯耀不患不能照物亦不患人不仰照又能

牖啓同志者多則人人靈明顯耀人人普照一切妖
魔自就消滅不憂其能祟矣吾弟與同志切磋惟在
于此吾道甚幸此方甚幸雖不我招吾將就之敢終
暴棄自疎遠于高賢哉

與孫克承

教札枉施感愧并集虛以受人聖人取象澤山盖自
天地設教已然舍已從人惟大聖特克下此雖有志
馬而莫之逮也誠竭才于克已終必有得朋友中能
知此者鮮矣即有知者亦不過一場說話信實克已
則日進無疆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居家處鄉應無觸
忤乖戾是其驗也承教省惕日用只見人有不是處
却是自見的是也其何能不充執事留心太虛無欲
之體能見氣質多偏言動多苟則於偏處苟處必有
磨濯日見粹美同志所深望更望益加惕勵不厭已
精自愛何幸何幸

與朱白野侍御

豪傑用世有攬轡澄清之志恒患于時勢牴牾功業
不能如意每見其過于激發名雖章而事亦不免于
僨志士所以扼腕而沮氣也若夫明時良遭千載一
見不可以不珍惜者非明公今日之際會乎熟視時

勢發必中節養朝廷渾厚之氣不過爲激寧爲鸞鳳而不爲鷹鷂其爲社稷生靈之福豈曰小補之哉前輩嘗有教不肖者誦先賢之言曰施爲欲似千鈞弩不肖暴棄躁妄有負此公終身耻之敢以爲獻明公按節江南北清風峻節不動聲色而南北肅然晏如非止齟政以貞而官箴民俗並賴以悚觀風者皆若是治平可政而致也行將聞揚眉吐氣使民隱官邪畢達于上以贊和平之治必明公之敷宣也顛望顛望

與周若齋

訥齋錄

卷之二

三十

聞有武康之調知枳棘之地誠爲非據去冬止舍宜興會蛟溪兄以憂歸知執事安意任事不覺豁然以慰古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今則神龍變化可上可下可大受之噐也敬服敬服古人不卑小官蓋其胞次之廣大聊隨地寄身行己之志不見位之崇卑故無入而不自得實自求多福之至道也且斯民疲癯所在皆困君子視之誠有不忍者文王視之如傷明道特書坐隅常以爲愧非虛語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幸善道自愛近日政敝太甚刻苛爲先急於悅上不顧殘民專於肥家罔恤

噬衆益滿日皆然而賊民繁興依附爲孽雖極窮乏
略不憂貧此可大憂也鄙慆齷塞聊與高賢一發之
執事無謂官小權輕但隨其力之所及布此仁心隨
有所濟皆可以自快一念之不忍與仁覆天下者無
大小也何如

荅葉和齋推府

辱郵寄歲書教言皆根心奮志究學稽功非泛示者
此世不聞實講學者久矣士大夫多以此爲隨身門
面其實講學者尤罕今何幸見真志實功乃勗吾郡
教耶風俗之不美治化之不端學術之不明也學術

論語

卷之二

三十一

不明教不立也上之德風下之德草風行草偃不易
之理也教不立而望學之明也難矣豪傑之士自志
于學不俟上之教孔聖十五志學學之十五年而後
立聖志不凡聖學不疎猶必十五年而後立志不易
立也勵志正所以立志也故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
習所移立志且如射者志于中鵠必百發百中于鵠
爲滿志百發而或有不中者志不巳也聖人之志必
期天之所賦予我者全體無虧此堯舜兢兢業業文
王翼翼孔子發憤忘食皆此志之不懈也耐煩只是
不厭不倦孔聖之志也見小欲速者斯不耐煩矣今

夫明刑以弼教也好生之德惟欲人同歸于善以善
養人不責人之速從也耐煩斯能養人故學不厭教
不倦也惟學之難行而必行之教之不從而終教之
斯爲不厭不倦是非毀譽雖超脫去而或有時上得
心來卽是疎處故上得來也如何如何歸到好名上
去尤見高明洞徹大過人處至於責人則堯言堯服
而不能堯行者猶取之其論敏事慎言而必不求安
飽爲立根基的確之見也自治則寧行過於言與服
不肯少有自欺此正不厭不倦之心第謂有等於言
行頗知用力猶以求安飽爲心者所謂亦只粉飾行
事而已非真學也若不肖正病於厭倦不能耐煩者
承教不覺奮速一番知感知感執事大志英發志一
動氣辦義理立根基嚴於自治恕以望人由此不懈
一日千里耐煩下手良方已在肘後妙訣已在囊中
又何他求

與錢緒山

其不肖妄意聖賢之學自修不力大負師友因循附
會自以爲是原無着實克治工夫竟無得力臨事種
種客氣發見與俗人無二只學得一套說話靜言思
之愧死無地平生所長只是一味能甘貧故於一切

應酬不敢妄有所取於世上利害似能不顧衆人揀擇前却獨耻不爲實見得義理分上當如是若以好名議之亦不甘當然憤心戾氣勃勃逼人此則世俗壯士勇夫皆能之何必知學此反覆思之多愧也有懷我翁益切平時今欲謝絕瑣碎雜務專居省愆齋中古人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義庶幾究竟一番凡平生得之師友者不至虛聽言語少減孤負罪過不知能否更願求我翁詳示大義卽今謂之初學不敢再負惟翁矜而教之幸甚

答吳石岐

訥齋

錄

卷之二

三十三

熟聞我翁羽儀清偉道悟妙超有儀刑之則茲奉詒穀嘉集感應靈篇有同善之錫雖未瞻睟盍已覩其存神秘密矣在昔稔知于今更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我公又能養天下以福雖嘉遯之日猶弘贊化之功德此可徵有道發育萬物手段時不能局位不能限也何其躋與宜乎傳世之頌雲蒸而川至也麟種鳳毛皆元凱之儔顧俊不足擬矣中字認者不同以方所求者以過不及求者縱及玄妙皆落影象天地之中原無聲臭得此以生今能全歸則無忝所生執中守中本皆無疑世之執守便落影

象恐有未協我翁久主玄印幸示密旨幸鑒微忱非敢探竊

與劉惟弘

教札所諭皆懇懇身心問學尤慰寡思與寡慾所爭毫末耳欲非所當有者豈止寡之云乎周子以無欲爲作聖之要正謂是也故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若夫思者聖功之本思曰睿睿作聖不可少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心之職也而可無也耶此曰寡思正與寡慾同今之思皆妄也然知思者亦鮮作聖之思曰睿睿通微也易感之四爲心位其辭曰貞吉悔亡憧

詭錄

卷之二

三十四

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此見可貞吉爲光大之體卽睿也憧憧往來爲感而害乎光大之體此所當克治者曰寡亦只爲人一時便難淨盡但曰寡久之亦可無也詩曰思無邪言光大之體也慎思恐有感害也今以欲思作好人思道理聖賢之書思作詩文思懷念之人皆以爲思之正不可寡者是皆習深蔽重未究本體者也人誠能立得大志希聖希賢自然淨存心體漸入睿境其去不識不知地位不遠天則漸得又何聖賢好人之思做也道理已是聖賢之書卽此心體已是

又何思詩文之發泄皆雲行雨施天文自然流行又何思能久如是則太虛之體在我我即蓮也又何蓮之羨耶區區妄見如是未能自見得聊爲高明請教之資幸終教之 前書有青蓮之比故云

又

執事處高潔清淨之地復有意於寡思是宜能潤舍姪輩之容色執事晬盜不問可知卽午有友人書來說靜中思慮難制似有助火意今漸見易克僕何幸一日得兩賢精進之教自愧憧憧何敢對廓清大敵心與病分終爲二見此志不懈則虛室生白神明自來但莫欲速終當奏績欲速不免助長反覺紛紜支蔓矣亦嘗聞人諭之蟲襖脫去卽自在今亦脫之而已

訥翁錄

卷之二

三十五

學問之道誠而已矣不誠無物誠之不可以已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矣誠豈可易言哉吾人畢竟不識誠字何也多欲之心紛紜舛雜去誠尚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誠之樣子吾人自反與此若不相干然必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惟精惟一不識不知乃所以求誠也此豈可易

言哉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勵必求之志庶可以言
求誠之功有求誠之功庶可以窺誠不然終日言誠
只是說話精智慮與誠無于也此予之所深懼願與
子同勉之

奉林碧塘父母

奉違得龍溪先生書約只到水西精舍相候會三日
卽行先至宛陵候生仍同過一處有小幹生卽日再
往千里來邀義不堪違道邇求遠人皆知哂言同心
而蘭臭不戒自孚豕負塗而弭鴟一見卽惡夫豈有
親疎哉誠之不可掩也僕少日狂妄不致疑嗔邇來

訥論 錄

卷之二

三十六

省惕反積愆尤時異也違時不蟄仍希自昭老馬爲
駒祇取辱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此古人無辯以止
謗自修以安人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謗者自默無
能掩鍾之洪亮近會多賢皆驚羊叔之醜人又惟師
曠審音而或有逆億之可笑也若厚心人見真訕上
之書猶爲匿之乃今聞人有言遂坐必生之所告也
乃以告之執事此非大可笑事耶億或有中不中者
居多夫人與有言者豈他無所交而獨與生親交耶
故曰明則不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雖然致人之
疑烏得無愆平生躁易好急人之難樂成人之美今

之世皆以利動吾之動獨無可疑耶僕前雖不甚貧不可以言富今雖非富不可以言貧時人耳目亦見吾求田矣亦見吾造屋矣遂以爲富若比之皂胥市販似爲過矣比之富室掌筦庫者亦不如也由人言之吾旣講學矣何亦買田何亦造屋必百結之衣桑樞之室乃宜也然則飯糗茹草者不宜被袵衣疏食飲水者不宜服三裘乎如不肖家居弊衣糲食其誰問之平生辛苦勤儉自立僅能立門戶懷仁服義者恤而與之蘊道畜德者引而進之亦欲躋之揖讓之列將以勸丁丁赴赴之夫也是何足比數辱君子之懂懂耶姑出舍他邦靜言反省庶以補過滌瑕求不辱先人不負師友之厚不知能如顧否耶明公瑰偉之才圭璋之器暫就叢邑聊以小試非久淹者以古之賢聖豪傑自期待以性之仁義道德自成就目前瑣瑣無足觀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惟高明自愛臨發允追草率信筆言之不瑩不能宣心之鄙誠統祈照涵不罪

與梅宛谿

客歲別歸病兼俗冗無一旦夕之暇以三才之器竟穢賤役勞瘁一生良可痛慨稍暇或閱當世名公著

述兢兢苦一生以自將不肯一日少就世情以自放
斯人亦人也而吾乃草草過一生吾獨何心哉其聰
明技藝不可以強企者已矣吾斯之未能信其誰惑
之吾誠暴棄類也其爲物不貳吾所自明天地與吾
一也日月鬼神與吾一也吾明之而不能信良可痛
慨惟此不貳者肫肫淵淵浩浩立天下之大本以經
綸天下之大經知天地之化育似無貳也而不能肫
肫淵淵浩浩立大本經綸大經知化育者何也只此
欲根不能淨拔遂相遠爾今乃知無欲爲作聖之要
非欺我者今則病矣衰矣百不支矣柰何吾兄貴恙
遇竒方想已奏全功其狀畢竟如何此亦大快事其
入道有餘力矣令親惠菴兄高朗俊爽暫得相聚天
助良朋也相與精切刮劇凝聚以信斯之未能信者
尤爲大快事如何如何世季人漓刻峻自雄峭厲爲
竒日可憂矣竄身無方恐不免乎仰湏我友惟兄莫
逆何以教之

荅邵南陵仰巖

遠辱使申教益增繼繼更承厚貺又卻徃儀行者遺
居逆施殊愧三復教言多言致悔妄動招尤此實命
小子敢不省惕然斯二者雖賢人君子亦可奉以終

身亂之所生孰不由言語以爲階一舉動之輕易而天下之禍此身之悔關係匪細今而後言動之關也甚大能於是加慎將以動天地大勳烈番來今不大備與信學取友所以成之也學不可不信而貴于日見其不足斯爲善學友不可不親而貴于知人斯爲善交人易蔽于自是而莫知其非日見不足非易也人矐于附已而不喜其逆知人非易也誠好學誠知擇友何至道之難聞何紛華之易悅耶幹天下事在勇而養勇在定易其心而後語發無不中矣要之擊搏非得已也而長養爲廣仁吾執事茲行任天下之重矣他日聞正色立朝肅内外之百僚消淮南之不軌必吾執事也珍重珍重

與萬履庵都憲

夏初留都城外屢接德輝不言而飲人以和其中立不倚萬夫莫奪之勇默默自立懦而敦薄敬服敬服兼德愛勤倦惠既無已惟有中藏不忘而已古泉公進又辱教札嘉筆之錫深感深感僕淺中躁見不能忍狂心切圖報不能積誠上格斥之海濱已爲幸免第愧明時不能對揚爲冠裳羞茲來東方夙夜黽勉不敢怠荒期少知省惕即可引退決不久戀祿位大

辱知厚比來深覺不誠生平多幸所至人惡小懲大成此何幸之至也所喜中無包蓄罪在空疎知我者不敢恃罪我者不敢尤世情中真無所用出王游行不敢得罪鬼神而已自茲卸殺尚願竊逋于陽羨深處仰賴我公之收納不識允否公無表裏而鑒裁素定望日崇而任且日重尚力肩以答天人之厚望

與涇尹劉覺吾

別來許久寤寐在懷僕平生無他長惟好賢一念頗惓惓不自已若明公誠中心愛敬言不置口自不能已也僕於經史所載循良者恨不爲之執鞭而學道

訥齋錄

卷之二

四十一

愛人雖愛望於人人非誠心學道者未易語明公近之矣更湏超卓遠揖古人無恤時毀譽不以小康自足不以賢於時官自多明道先生視民如傷四字之愧反覆體認明道尚愧之何也緣此四字無盡藏無止處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惟此是念明道安得不愧明道所愧吾人寧肯自快于心乎瑣瑣目前人有難處者何足動心乎能忍耐處之亦何足自多乎人皆欲置之飽煖中皆欲置之禮義中有一在其中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能如此時時切心乎是事爲何難做爲何不能做爲是其才不能爲是其心

尚未切與孟子言是心足以王矣得無迂乎反覆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可能之否乎凡
此等事湏是高明奮發爲之可至他人不足以語此
爲未有此心也明公有此心又有學力以克之吾知
其斷可能也不顧毀譽不妄行取不論年月當做出
幾分來魑魅魍魎要東得來而况此寺中土衣冠之
俗有不可着力如徃事拒捕誑告等皆一切以文王
緩攻徐戰心處之退而修德不責速化與民更始共
勉德心此明公之餘事也願竭才一爲之如何三年
有成聖人事也未敢望三年有勇知方三年足民此
賢人事也亦可勉否今三年已過了一年不可不省
察此極難事敢以獻之高賢僕願爲之小相如何

與張鳳林

瞻仰執事真天人也迥隔五雲深處可想而不可觀
矣茲出東方道遠行邁夙夜勞止三月以來行役不
息省惕濯磨稍覺此學不可一息已也欲求無忝所
生豈容湏臾不如臨淵履水乎扶日求改過日見其
陋日自琢磨日覺其難然此心自茲日喜于得入其
門終身不敢舍矣不肖每每獲罪只是不誠誠則動
不誠何敢望動耶誠字本難識誠無爲誠卽聖誠敢

易言哉公今日有啓沃格心之責所祝頌者亦惟誠而已矣

與戴維慎

今歲不意遠行不得與足下細相切磋此學不講只是人無識見豈得自家如此一大事可不講耶要曉得天地間只此一團氣此氣精靈爲天爲地爲人爲萬物都是他變化出來雖有萬樣只此一根天地萬物本來是一體聖人教人非是強合將來今人家一宗族原同祖宗一人來此豈不是一體親切處却誰能認得作一體看又兄弟同是一父母所生此豈不

是一體親切處今不義者兄弟相戕只是人私心太重講學者只是去此私心此私心不容易去須從師友講明須是發大志用大功夫日察其有過差處着實改之改過如治病過處是人私心自安處一時難改如身上生一腫毒雖知不好却怕痛難治須是要此身子好不怕他一時痛要針刺要刀割要火燒也只得用他去了毒時身子好了却何等好過也是如此不怕羞不怕失便宜努力改了則天理我復了恩義我全了是何等好過甚有難改者此畧指其一端但肯改則無難者改過是講學第一切處故曰過則

勿憚改我看足下根骨硬志也好還只是少師友指
點今還要志得大如佛發大誓願要將現今一世及
盡未來世人都要度盡了方纔成佛此何等大吾儒
欲明明德於天下卽是此意但說話渾厚不同都是
萬物一體意與貴鄉列位同志都大發心如此做去
不患聖賢無人也令尊忠厚長者間中也好一講楊
慈湖父子父子間講其子婦甚賢也與他隔壁講子
婦後有病在牀上時也在外邊與他講伊川先生與
姪女講卽明道先生女時年在三十上下也古人講
學無處不講但不是空口講我輩病在空口講也令
之不盡

與程五峯

吾鄉之學惟龍溪緒山兩先生頻年在教學者有所
興起地方同志惟兄等作倡不懈後輩皆有所依傍
取法兄於斯學可謂大有功矣尚愧小子未得遂久
聚切磋請益爲憾爾此學全在朋友聚處朝夕拈弄
觀摩潛滋暗長自有不覺其進而進者故曰與芝蘭

處久不聞其香其勢然也更須虛心取益定期如古
人相求不肯與朋輩作伍如臨深如履薄漸見滋味
自不肯歇手也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蓋只管有進
路不見有止處也緣自是便無進路矣戴友惟中深
服尊兄此友可與爲善亦能化鄉之後進與乃弟惟
慎勵志求進願引精之何如何如

與譚仰松

學問之道不是精一不是不貳不是無欲而輕易論
學皆苟焉而已文王小心翼翼緝熙敬止不顯亦臨
無斁亦保故曰文王之德之純今日用間但講聖賢

訥翁錄

卷之二

四十四

之話看聖賢書無事時也覺得心中無物若虛明然
便認作小心翼翼可乎纔有事到便亂了依舊是俗
情應付益輕易認了聖賢之學昏迷不知是謂認賊
作子悞了一生必是精乃有一必是省察克治切磋
琢磨江漢以濯之將私意窩藏在深隱處者徹底洗
刮去必是平日爲的不爲平日欲的不欲胸中廓然
純是天理喜怒哀樂發見于家庭自然齊家發見于
鄉隣自能和睦鄉隣隨所在而皆可庶可以言學今
自反全未旣苟且自欺又苟且與人論學真是侮聖
人之言罪更浮于不講學者矣區區自咎罪過甚多

反思茫然况今日太常之職專是齋戒以交神明卽古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者也是可易能乎僕往承乏史科時專疏論此職不輕要選翰林儒臣在廷大臣或山林隱逸但有清德重望者取一人以任是職今喜已革道流却首推不肖者當改革之時反而思之向論道流只是俗情却將聖賢之言說的好着今自任之何能勝他寅恭直清非可襲取十分恐懼便將就把捉支持去心中能不愧于他輩則可敢以請正并以講學輕易一節商之吾丈平生得力如何自今與後生輩亦願各自濯磨見本來面目不然只是泥裏洗土塊畢竟是污穢耳如何如何

詞路錄

卷之二

四十五

與孫峴溪

別來無知故可與語有懷益切此學不誠畢竟無用誠字甚難言吾人爲世俗染得太熟說誠未必能誠說不欺畢竟還自欺了直從天根一處發來畧無知識搭和只於家庭間孝弟忠信驗之果能於父子兄弟全是天理亦有些私我心在否如少有私我心卽全是私更不得言天理也閒中靜反只是不誠千古聖賢如何他便做了吾鄉此學全無人講惟執事素在其中却未見精采只爲尚有些搭和今歷覽世故

漸覺夢將醒時不可一向夢將去願與執事共勉之
僕自來不憂家業執事少時便見到今卽今畧成模
樣此非人力執事所累却在此初意要與前人收拾
是則似矣然有命在况孔顏貧賤非人所能今人苟
且富貴何足算也今若能做一個潔淨貧便學問可
觀矣區區深有望焉他人不可與語此賢郎輩各相
其才質所宜與之一業督其實落專務隨其精細大
小必各有成此則是當爲事此中少有此希望心亦
便不純如何

寄葉洞菴省丈

詩餘錄

卷之二

四十六

憶昔古冲老先生在敝郡日曾望見顏色冲翁雅重
久已敬服茲與鳳阿公同事極稱道德風節天生才
而使終不遇者如執事與念菴公皆歛德不試於世
已成其身令德令望隱然重朝著而風海宇百世之
下猶自興起功德不減於用世吾丈閒極靜極內照
澄徹有契悟華嚴內典佛言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此
必有不假言語文字而默應者吾儒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無畔援歆羨而先登道岸亦只在無聲無臭不
睹不聞中戒慎恐懼來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不易至也非精一之極安能不貳無因執杖履

以請正徒付之神孚而已

與劉惟弘

黃亭遠別深感雅厚途次擾擾日在醉夢中一出山
卽混在泥塗也非大力量安能清淨非平日大志立
定則臨事未免如絮隨風亦可憐也吾友天資厚植
德性純美加之志學日有所進則將來未可涯矣此
亦只在日用可自驗日見其不足日覺其非便自有
進步着力克治着力消融以觀真性便到純粹和平
未可謂是本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好生之德未
能如天地之生畢竟自別於此合得來豈是容易人
訥齋錄

卷之二

四十七

亦只好自檢點若在人之譏譽何足憑藉早暮工課
只在責志但實見其不足便是好消息日自考之儻
學不純只志不肯放倒平生多得天亦只靠得此志
惟賢者信之賢郎豹變可愛只謂培其根根固百事
可做也

寄耿楚侗督學

秋間廣德兩生張槐王世昭過山中奉教札督令赴
廣德會僕何敢冒此任也廣德復初書院實先師東
廓鄒先生肇建義不可不往視况又有嚴諭督往何
敢後耶至則往事復清新化翁聚鄉先生有施濼二

君居業其中諸生來者日增似駸駸有向者矣曾有
書來云日與諸君子講求洗濯終是暫開復閉妄念
牽之已私難克云云斯言不易得也僕留半月深受
薰蒸之益無以相長惟以一誠字共勉砥礪不誠只
是巧言令色今學者不得力只是巧令虞廷所畏孔
聖所耻不是小病痛今日用間仔細檢點來能去得
這箇病便與天地同體久不待教不審高明以爲何
如執事主盟以來地方奔競之習已盡閣起若得主
張十餘年庶幾視奔競爲朽物矣第聞執事有不屑
教誨屢屢稱疾人心觀望如投種待時良可痛也若
敝地亦不知德行爲何物如去歲報有數人亦臨深
爲高聊以激勸人心過蒙本院行下竟匿不發虛文
繳報此又大可痛也一切事皆此類執事與羅公外
其誰爲小相者倡而不和實令而虛應世道如此又
安望治化之隆耶敝郡之會得梅宛谿沈古林二君
勸相不懈士習有賴更得執事一公移行下查之庶
上下知警爲益不細如何如何幸遇有道秉此道柄
千載一時不敢緘默自嫌極知出位惟保合太和樂
育英才是祝

領教札三復過齧然大甦劉友雖嘗一兩接竟不得效切磋微忱哉佳士顧有不待言說而氣蒸意炙自能消人粗鄙芝蘭之室誠不可遠也南都自我公振作教化之後風聲氣習一大丕變第不言之中時若有厭之者夫學之不講聖人以爲憂而今之君子乃以教爲厭不學而專以講者固可厭識者亦可厭也安知無真講者興于其間乎惟仁人能好人惡人而皇極必以作好作惡爲忌暇日曾與諸公同遊崇正書院令人發浩歎焉作者苦心而忍荒之亦獨何心石麓公惓惓以倡明正學勸人而人皆誦之錮不

訥谿 錄

卷之二

四十九

可釋何哉陽明先生從祀之議存翁亦嘗有書來非不留意石麓公亦嘗有書來言違人之難而又曰終當成之僕苦無徐徐待時之緩性亦只不能耐煩耳鄒穎泉兄在山東專意興學日新不懈自脩之粹日異而月不同胡小渠公家居勇于日進養益和淡皆勤于學者敢附知南都一時多賢之聚諸老坐鎮雅俗監中大得鳳阿公振作一新近得顧桂巖兄尤同志之大助有志者默默知變化也學問之道無踰於誠只覺誠字之難誠得來卽無事矣不誠非是志小無階請益依戀實切

終



